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如是我聞三

觀弈道人撰

王徵君載揚言嘗宿友人蔬圃中聞窗外人語曰風雪寒甚可暫避入空屋又聞一人語曰後垣半圯偷兒闖入將奈何食人之食不可不事人之事意謂僮僕之守夜者天曉啟戶地無人迹惟二犬偃卧墻缺下雪沒腹矣嘉祥曾映華曰此載揚寓言以愧僮僕之負心者也余謂犬之爲物不煩驅策而警夜不失職寧忍寒餓而戀主不他往天下爲僮僕者實萬萬不能及其足使人愧正不在能語不能語耳

從孫翰清言南皮趙氏子爲狐所媚附於其身恒在襟  
袂間與人語偶懸鍾馗小像於壁夜聞室中跳擲聲謂  
驅之去矣次日語如故詰以曾覩鍾馗否曰鍾馗甚可  
怖幸其軀幹僅尺餘其劍僅數寸彼上牀則我下牀彼  
下牀則我上牀終不能擊及我耳然則畫像果有靈歟  
畫像之靈果軀幹皆如所畫歟設畫爲徑寸之像亦執  
鍼鋒之劍蠕蠕然而斬邪歟是真不可解矣

乾隆戊午夏獻縣修城役夫數百拆故堞破磚擲城下  
城下役夫數百運以荆筐炊熟則鳴柝聚食方聚食間  
役夫辛五告人曰頃運磚時忽聞耳畔大聲曰殺人償

命欠債還錢汝知之乎回顧無所覩殊可怪也俄而衆  
手合作磚落如雹一磚適中辛五腦裂死驚呼擾攘竟  
不得擊者主名官司莫能詰僅斷令役夫之長出錢十  
千棺斂而已乃知辛五夙生負擊者命役夫長夙生負  
辛五錢因果牽纏終相填補微鬼神先告幾何不以爲  
偶然耶

諸桐嶼言其鄉舊家有書樓恒鑄鑰每啟視必見凝塵  
之上有女子足跡纖削僅二寸有奇知爲鬼魅然數十  
年寂無形聲不知何怪也里人劉生性輕脫妄冀有王  
軒之遇祈於主人獨宿樓上具茗果酒肴焚香切祝明

燭就寢屏息以伺亦無所見聞惟漸覺陰森之氣砭入  
肌骨目能視耳能聽而口不能言四支不能動久而寒  
沁肺腑如卧層冰積雪中苦不可忍至天曉乃能出語  
猶若凍僵至是無敢復下榻者此怪行蹤可云隱秀卽  
其料理劉生不動聲色亦有雅人深致也

顧非熊再生事見段成式酉陽雜俎又見孫光憲北夢  
瑣言其父顧况集中亦載是詩當非誣造近沈雲椒少  
宰撰其母陸太夫人誌稱太夫人于歸甫匝歲贈公卽  
卒遺腹生子恒週三歲亦殤太夫人哭之慟曰吾之爲  
未亡人也以有汝在今已矣吾不忍吾家之宗祀自此

而絕也於其歛以朱誌其臂祝曰天不絕吾家若再生  
以此爲驗時雍正己酉十二月也是月族人有比鄰而  
居者生一子臂朱灼然太夫人遂撫之以爲後卽少宰  
也余官禮部尙書時與少宰同事少宰爲余口述尤詳  
蓋釋氏書中誕妄者原有其徒張皇罪福誘人施捨詐  
僞者尤多惟輪回之說則鑿然有證司命者每因二人  
一事偶示端倪彰神道之教少宰此事卽借轉生之驗  
以昭苦節之感者也儒者盛言無鬼又烏乎知之  
伶人方俊官幼以色藝擅場爲士大夫所賞老而販鬻  
古器時來往京師嘗覽鏡自嘆曰方俊官乃作此狀誰

信曾舞衫歌扇傾倒一時耶倪餘疆感舊詩曰落拓江湖鬢欲絲紅牙按曲記當時莊生蝴蝶歸何處惆悵殘花剩一枝卽爲俊官作也俊官自言本儒家子年十三四時在鄉塾讀書忽夢爲笙歌花燭擁入閨闈自顧則繡袞錦帔珠翠滿頭俯視雙足亦纖纖作弓彎樣儼然一新婦矣驚疑錯愕莫知所爲然爲衆手挾持不能自主竟被扶入幃中與一男子並肩坐且駭且愧悸汗而寤後爲狂且所誘竟失身歌舞之場乃悟事皆前定也餘疆曰衛洗馬問樂令夢樂云是想汝殆積有是想乃有是夢既有是想是夢乃有是墮落果自因生因由心

造安可委諸夙命耶余謂此輩沉淪賤穢當亦前身業報受在今生未可謂全無冥數餘疆所言特正本清源之論耳後蘇杏村聞之曰曉嵐以三生論因果惕以未來餘疆以一念論因果戒以現在雖各明一義吾終以餘疆之論可使人不放其心

族祖黃圖公言嘗訪友至北峯夏夜散步村外不覺稍遠聞秣田中有呻吟聲尋聲往視乃一童子裸體卧詢其所苦言薄暮過此遇垂髫艷女招與語悅其韶秀就與調謔女言父母皆外出邀到家小坐引至秣葉深處有屋三楹闔無一人女闔其戶出瓜果共食笑言旣洽

弛衣登榻比擁之就枕則女忽變形爲男子狀貌猙獰橫施疆暴怖不敢拒竟受其污蹂躪楚毒至於暈絕久而漸蘇則身卧荒烟蔓草間併室廬失所在矣蓋魅悅此童之色幻女形以誘之也見利而趨反爲利餌其自及也宜矣

先師趙橫山先生少年讀書於西湖以寺樓幽靜設榻其上夜聞室中窸窣聲似有人行叱問是鬼是狐何故擾我徐聞囁嚅而對曰我亦鬼亦狐又問鬼則鬼狐則狐耳何亦鬼亦狐也良久復對曰我本數百歲狐內丹已成不幸爲同類所搯殺盜我丹去幽魂沉滯今爲狐

之鬼也問何不訴諸地下曰凡丹由吐納導引而成者如血氣附形融合爲一不自外來人弗能盜也其由採補而成者如劫奪之財本非己物故人可殺而吸取之吾媚人取精所傷害多矣殺人者死死當其罪雖訴神神不理也故寧鬱鬱居此耳問汝據此樓作何究竟曰本匿影韜聲修太陰鍊形之法以公陽光薰爍陰魄不寧故出而乞哀求幽明各適言訖惟聞搏顙聲問之不復再答先生次日卽移出嘗舉以告門人曰取非所有者終不能有且適以自戕也可畏哉

從兄萬周言交河有農家婦每歸寧輒騎一驢往驢甚

健而馴不待人控引卽知路或其夫無暇卽自騎以行未嘗有失一日歸稍晚天陰月黑不辨東西驢忽橫逸載婦徑入秫田中密葉深叢迷不得返半夜乃抵一破寺惟二丐者棲廡下進退無計不得已留與共宿次日丐者送之還其夫愧焉將鬻驢於屠肆夜夢人語曰此驢前世盜汝錢汝捕之急逃而免汝囑捕役繫其婦羈留一夜今爲驢者盜錢報載汝婦入破寺者繫婦報也汝何必又結來世冤耶惕然而寤痛自懺悔驢是夕忽自斃

奴子在玉病革時守視者夜聞窻外牛吼聲玉駭然而

歿次日共話其異其婦泣曰是少年嘗盜殺數牛人不知也

余某者老於幕府司刑名四十餘年後卧病瀕危燈前月下恍惚似有鬼爲厲者余某慨然曰吾存心忠厚誓不敢妄殺一人此鬼胡爲乎來耶夜夢數人浴血立曰君知刻酷之積怨不知忠厚亦能積怨也夫熒熒孱弱慘被人戕就死之時楚毒萬狀孤魂飲泣銜恨九泉惟望強暴就誅一申積憤而君但見生者之可憫不見死者之可悲刀筆舞文曲相開脫遂使凶殘漏網白骨沉冤君試設身處地如君無罪無辜受人屠割營魄有知

旁觀讞是獄者改重傷爲輕改多傷爲少改理曲爲理直改有心爲無心使君切齒之讐從容脫械仍縱橫於人世君感乎怨乎不是之思而詡詡以縱惡爲陰功彼枉死者不讐君而讐誰乎余某惶怖而寤以所夢備告其子回手自搥曰吾所見左矣吾所見左矣就枕未安而歿

滄州劉太史果實襟懷夷曠有晉人風與飴山老人蓮洋山人皆友善而意趣各殊晚歲家居以授徒自給然必孤貧之士乃容執贄脩脯皆無幾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買米斗餘貯罌中食月餘不盡意甚怪之忽聞簷際

語曰僕是天狐慕公雅操日日私益之耳勿訝也劉詰曰君意誠善然君必不能耕此粟何來吾不能飲盜泉也後勿復爾狐嘆息而去

亡姪汝備字理含嘗夢人對之誦詩醒而記其一聯曰草草鶯花春似夢沉沉風雨夜如年以告余余訝其非佳讖果以戊辰閏七月天逝後其妻武強張氏撫弟之子爲嗣苦節終身凡三十餘年未嘗一夕解衣睡至今婢媪能言之乃悟二語爲孀閨獨宿之兆也

雍正丙午丁未間有流民乞食過崔莊夫婦並病疫將死持券哀呼於市願以幼女賣爲婢而以賣價買二棺



先祖母張太夫人爲葬其夫婦而收養其女名之曰連  
貴其券署父張立母黃氏而不著籍貫問之已不能語  
矣連貴自云家在山東門臨驛路時有大官車馬往來  
距此約行一月餘而不能舉其縣名又云去年曾受對  
門胡家聘胡家亦乞食外出不知所往越十餘年杳無  
親戚來尋訪乃以配圉人劉登登自云山東新泰人本  
胡姓父母俱歿有劉氏收養之因從其姓小時聞父母  
爲聘一女但不知其姓氏登旣胡姓新泰又驛路所經  
流民乞食計程亦可以月餘與連貴言皆符頗疑其樂  
昌之鏡離而復合但無顯證耳先叔栗甫公曰此事稍

爲黠綴竟可以入傳奇惜此女蠢若鹿豕惟知飽食酣

眠不稱黠綴可恨也邊隨園徵君曰秦人不死信符生

之受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四語乃劉知幾史通

伽藍記葛亮事見魏書毛修之傳浦史傳不免於緣飾

况傳奇乎西樓記稱穆素暉艷若神仙吳林塘言其祖

幼時及見之短小而豐肌一尋常女子耳然則傳奇中

所謂佳人半出虛說此婢雖粗儻好事者按譜填詞登

塲度曲他日紅瓊瑜上何嘗不鶯嬌花媚耶先生所論

猶未免於盡信書也

聶松岩言膠州一寺經樓之後有蔬圃僧一夕開牖納

涼月明如晝見一人徙倚老樹下疑竊蔬者呼問爲誰  
磬折而對曰師勿訝我鬼也問鬼何不歸爾墓曰鬼有  
徒黨各從其類我本書生不幸葬叢冢間不能與馬醫  
夏畦伍此輩亦厭我非其族落落難合故寧避羈於此  
耳言訖冉冉沒後往往遙見之然呼之不應矣

福州學使署本前明稅璫署也奄人暴橫多潛殺不辜  
故至今猶往往見變怪余督閩學時奴輩每夜驚甲申  
夏先姚安公至署聞某室有鬼輒移榻其中竟夕晏然  
的嘗乘間微諫請勿以千金之軀與鬼角因誨的曰儒  
者謂無鬼迂論也亦強詞也然鬼必畏人陰不勝陽也

其或侵人必陽不足以勝陰也夫陽之盛也豈恃血氣  
之壯與性情之悍哉人之一心慈祥者爲陽慘毒者爲  
陰坦白者爲陽深險者爲陰公直者爲陽私曲者爲陰  
故易象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苟立心正大則其氣純  
乎陽剛雖有邪魅如幽室之中鼓洪爐而熾烈焰涸凍  
自消汝讀書亦頗多曾見史傳中有端人碩士爲鬼所  
擊者耶的再拜受教至今每憶庭訓輒悚然如侍左右  
也

東州邵氏子性佻蕩聞淮鎮古墓有狐女甚麗時往伺  
之一日見其坐田塍上方欲就通欵曲狐女正色曰吾

服氣鍊形已二百餘歲誓不媚一人汝勿生妄念且彼媚人之輩豈果相悅哉特攝其精耳精竭則人亡遇之未有能免者汝何必自投陷穽也舉袖一揮淒風颯然飛塵眯目已失所在矣先姚安公聞之曰此狐乃能作此語吾斷其後必生天

獻縣李金梁李金柱兄弟皆劇盜也一夕金梁夢其父語曰夫盜有敗有不敗汝知之耶貪官墨吏刑求威脅之財神姦巨蠹豪奪巧取之財父子兄弟隱匿偏得之財朋友親戚強求詐誘之財黠奴幹役侵漁乾沒之財巨商富室重息剝削之財以及一切刻薄計較損人利

己之財是取之無害罪惡重者雖至殺人亦無害其人本天道之所惡也若夫人本善良財由義取是天道之所福也如干犯之是爲悖天悖天者終必敗汝兄弟前劫一節婦使母子冤號鬼神怒視如不悛改禍不遠矣後歲餘果並伏法金梁就獄時自知不免爲刑房吏史真儒述之真儒余里人也嘗舉以告姚安公謂盜亦有道又述劇盜李志鴻之言曰吾鳴駮躍馬三十年所劫奪多矣見人劫奪亦多矣蓋敗者十之二三不敗者十之七八若一污人婦女屈指計之從無一人不敗者故恒以是戒其徒蓋天道禍淫理固不爽云

辛卯夏余自烏魯木齊從軍歸僦居珠巢街路東一宅與龍臬司承祖鄰第二重室五楹最南一室簾恒飈起尺餘若有風鼓之者餘四室之簾則否莫喻其故小兒女入室輒驚啼云床上坐一肥僧向之嬉笑緇徒厲鬼何以據人家宅舍尤不可解也又三鼓以後往往聞龍氏宅中有女子哭聲龍氏宅中亦聞之乃云聲在此宅疑不能明然知其鑿然非善地遂遷居柘南先生雙樹齋後居是二宅者皆不吉白環九司寇無疾暴卒卽在龍氏宅也凶宅之說信非虛語矣先師陳白崖先生曰居吉宅者未必吉居凶宅者則無不凶如和風溫煦未

必能使人祛病而嚴寒沴厲一觸之則疾生良藥滋補未必能使人驟健而峻劑攻伐一飲之則洞泄此亦確有其理未可執定命與之爭孟子有言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

洛陽郭石洲言其鄰縣有翁姑受富室二百金鬻寡媳爲妾者至期強被以綵衣披之登車婦不肯行則以紅巾反接其手媒媪擁之坐車上觀者多太息不平然婦母族無一人不能先發也僕夫振轡之頃婦舉聲一號旋風暴作三馬皆驚逸不可止不趨其家而趨縣城飛渡泥淖如履康莊雖仄徑危橋亦不傾覆至縣衙乃屹

然立其事遂敗用知庶女呼天雷電下擊非典籍之虛詞

從舅安公介然曰厲鬼還寃見於典記者不一得於傳聞者亦不一癸未五月自鹽山耿家庵還崔莊乃親見之其人年約五十餘戴草笠著苧衫以一驢馱襍被繫河干柳樹下倚樹而坐余亦繫馬小憩忽其人蹶然而起以手作撐拒狀曰害汝命償汝命耳何必若是相毆也支柱良久語漸模糊不可辨忽踊身一躍已汨沒於波浪中矣同見者十餘人咸合掌誦佛雖不知所報何寃然害命償命則其所自道也

戊子夏小婢玉兒病瘵死俄復蘇曰冥役遣我歸索錢市冥鏹焚之乃死俄又復蘇曰銀色不足冥役弗受也更市金銀箔摺錠焚之則死不復蘇矣因憶雍正王子亡弟映谷瀕危時亦復類是然則冥鏹果有用耶冥役需索如是冥官又所司何事耶

胡牧亭侍御言其鄉有生爲冥官者述冥司事甚悉不能盡憶大畧與傳記所載同惟言六道輪迴不煩遣送皆各隨平生之善惡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氣類相感自得本途語殊有理從來論鬼神者未道也

狐之媚人爲採補計耳非漁色也然漁色者亦偶有之

表兄安潭北言有人夜宿深林中聞草間人語曰君愛某家小童事已諧否此事亢陽薰鑠消蝕真陰極能敗道君何忽動此念耶又聞一人答曰勞君規戒實緣愛其美秀遂不能忘情然此童貌雖艷治心無邪念吾於夢中幻諸淫態誘之漠然不動竟無如之何已絕是想矣其人覺有異潛往窺視有二狐跳踉去

泰州任子田名大椿記誦博洽尤長於三禮註疏六書訓詁乾隆己丑登二甲一名進士浮沉郎署晚年始得授御史未上而卒自

開國以來二甲一名進士不入詞館者僅三人子田實

居其一自言十五六時偶爲從父侍姬以宮詞書扇從父疑之致侍姬自經死其魂訟於地下子田奄奄卧疾魂亦爲追去考問閱四五年冥官庭鞠七八度始辨明出於無心然卒坐以過失殺人減削官祿故仕途偃蹇如斯賈鈍夫舍人曰治是獄者卽顧郎中德懋二人先不相知一日相見彼此如舊識時同在座親見其追話冥司事子田對之猶慄慄然也

卽墨楊槐亭前輩言濟寧一童子爲狐所昵夜必同衾枕至年二十餘猶無虛夕或教之留鬚鬚稍長輒睡中爲狐薙去更爲傅脂粉屢以符錄驅遣皆不能制後正

乙真人舟過濟寧投詞乞効治真人牒於城隍狐乃詣  
真人自訴不睹其形然旁人皆聞其語自言過去生中  
爲女子此童爲僧夜過寺門被劫閉窟室中隱忍受污  
者十七載鬱鬱而終訴於地下主者判是僧地獄受罪  
畢仍來生償債會我以他罪墮狐身竄伏山林百餘年  
未能相遇今煉形成道適逢僧後身爲此童因得相報  
十七年滿自當去不煩驅遣也真人竟無如之何後不  
知期滿果去否然據其所言足知人有所負雖隔數世  
猶償也

同年項君廷模言昔嘗館翰林某公家相見輒講學一  
日其同鄉爲外吏者有所餽贈某公自陳平生儉素雅  
不需此見其崖岸高峻遂逡巡攜歸某公送賓之後徘徊  
廳事前悵悵惘惘若有所失如是者數刻家人請進  
內午餐大遭詬怒忽聞有數人吃吃竊笑視之無迹尋  
之聲在承塵上蓋狐魅云

陳少廷尉耕巖官翰林時爲魅所擾避而遷居魅輒隨  
往多擲小帖道其陰事皆外人不及知者益悚懼恒虔  
祀之一日擲帖責其待姪之薄且曰不厚資助禍且至  
衆緣是竊疑其姪密約伺察夜間擊損器物聲突出掩  
執果其姪也耕巖天性長厚尤篤於骨肉但曰爾需錢

可告我何必乃爾笑遣之歸寢由是遂安後吳編修樸園突遭回祿莫知火之自來凡再徙居而再焚余意亦當如耕巖事樸園曰固亦疑之然第三次遷泉州會館時適與客坐廳事中忽烈焰赫然自承塵下射是非人所能上亦非人所能入也殆真魅所爲矣

程也園舍人居曹竹虛舊宅中一夕弗戒於火書畫古器多遭焚燬中褚河南臨蘭亭一卷乃五百金所贖方慮來贖時輻輳忽於灰燼中揀得匣及祇併熱而書卷無一字之損表第張桂岩館也園家親見之白香山所謂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者耶抑成毀各有定數此卷

不在此火劫中耶然事則奇矣亦將來賞鑒家一佳話也

同年柯禹峯官御史時嘗借宿內城友人家書室三楹東一室隔以紗厨扇不啟置榻外室南牖下睡至夜半聞東室有聲如鴨鳴怪而諦視時明月滿窓見黑烟一道從東室門隙出著地而行長可丈餘蜿蜒如巨蟒其首乃一女子鬢髻儼然昂而仰視盤旋地上作鴨鳴不止禹峯素有胆拊榻叱之徐徐却行仍從門隙斂而入天曉以告主人主人曰舊有此怪或數年一出不爲害亦無他休咎或曰未買是宅前舊主有侍姬幽死此室



未知其審也

胥魁有善博者取人財猶探物於囊猶不持兵而劫奪也其徒黨密相羽翼意喻色授機械百出猶臂指之相使猶呼吸之相通也騃豎多財者則猶魚吞餌猶雉遇媒耳如是近十年橐金巨萬俾其子賈於長蘆規什一之利子亦狡黠然冶蕩好漁色有墮其術而破家者銜之次骨乃乞與偕往而陰導之爲北里遊舞衫歌扇耽玩忘歸耗其貲十之九胥魁微有所聞自往檢校已不可收拾矣論者謂是雖人謀亦有天道讐者之動此念殆神啟其心歟不然何前愚而後智也

故城刁飛萬言其鄉有與狐女生子者其父母怒許之狐女泣涕曰舅姑見逐義難抗拒但子未離乳當且携去耳越兩歲餘忽抱子詣其夫曰兒已長今還汝其夫遵父母戒掉首不與語狐女太息抱之去此狐殊有人理但抱去之兒不知作何究竟將人所生者仍爲人廬居火食混跡間闖歟抑妖所生者卽爲妖幻化通靈潛踪墟墓歟或雖爲妖而猶承父姓長育子孫在非妖非人之介歟雖爲人而猶依母黨往來窟穴在亦人亦妖之間歟惜見首不見尾竟莫得而質之

同年蔣心餘編修言其鄉有故家廢宅往往見艷女靚

粧登牆外視武生王某粗豪有膽徑攜被獨宿其中冀有所遇至夜半寂然乃拊枕自語曰人言此宅有狐女今何往耶窻外小聲應曰六娘子知君今日來避往溪頭看月矣問汝爲誰曰六娘子之婢又問何故獨避我曰不知何故但云畏見此腹負將軍亦不解爲何語也王後每舉以問人曰腹負將軍是武職幾品莫不粲然後問其鄉人曰實有其人亦實有其事然僅旁皇竟夜一無所見耳其語則心傷所繫綴也心餘性好詆諧理或然歟

先母張太夫人嘗僱一張媪司爨房山人也居西山深

處言其鄉有貧極棄家覓食者素未外出行半日卽迷路石徑崎嶇雲陰晦闇莫知所適姑枯坐樹下俟天晴辨南北忽一人自林中出三四人隨之並猙獰偉岸有異常人心知非山靈卽妖魅度不能隱避乃投身叩拜泣訴所苦其人惻然曰爾勿怖不汝害也我是虎神今爲諸虎配食料待虎食人爾收其衣物足自活矣因引至一處噉然長嘯衆虎忿集其人舉手指揮語啁嘶不可辨俄俱散去惟一虎留伏叢莽間俄有荷擔度嶺者虎躍起欲搏忽辟易而退少頃一婦人至乃搏食之檢其衣帶得數金取以付之且告曰虎不食人惟食禽獸

其食人者人而禽獸者耳大抵人天良未泯者其頂上必有靈光虎見之卽避其天良漸滅者靈光全息與禽獸無異虎乃得而食之頃前一男子凶暴無人理然攘奪所得猶恤其寡嫂孤姪使不饑寒以是一念靈光煜煜如彈丸故虎不敢食後一婦人棄其夫而私嫁又虐其前妻之子身無完膚更盜後夫之金以貽前夫之女卽懷中所携是也以是諸惡靈光消盡虎視之非復人身故爲所啖爾今得遇我亦以善事繼母報妻子之食以養頂上靈光高尺許故我得而佑之非以爾叩拜求哀也勉修善業當尙有後福因指示歸路越一日夜得

至家張媪之父與是人爲親串故得其詳時家奴之婦有虐使其七歲孤姪者聞張媪言爲之少戢聖人以神道設教信有以夫

燐爲鬼火博物志謂戰血所成非也安得處處有戰血哉蓋鬼者人之餘氣也鬼屬陰而餘氣則屬陽陽爲陰鬱則聚而成光如雨氣至陰而螢火化海氣至陰而陰火然也多見於秋冬而隱於春夏秋冬氣凝春夏氣散故也其或見於春夏者非幽房廢宅必深巖幽谷皆陰氣常聚故也多在平原曠野藪澤沮洳陽奇於陰地陰類水亦陰類從其本類故也先兄晴湖嘗同沈豐功年

文夜行見燐火在高樹巔青熒如炬為從來所未聞李  
 長吉詩曰多年老鴟成木魅笑聲碧火巢中起疑亦曾  
 覩斯異故有斯詠先兄所見或木魅所為歟  
 賈人持巨硯求售色正碧而紅斑點點如血沁試之乃  
 滑不受墨背鐫長歌一首曰祖龍奮怒鞭頑石石上血  
 痕胭脂赤滄桑變幻幾度經水春沙蝕存盈尺飛花點  
 點粘落紅芳草茸茸接嫩碧海人漉得出銀濤鮫客咨  
 嗟龍女惜云何強遣充硯材如以媿施司泝滌凝脂原  
 不任研磨鎮肉原註客問鎮肉事翻成遺棄擲判曰出夢溪筆談音難見  
 賞古所悲用弗量才誰之責案頭米老玉蟾蜍為汝傷

心應淚滴後題康熙己未重九餐花道人降乩偶以頑  
 硯請題立揮長句因鐫諸硯背以記異款署奕燭二字  
 不著其姓不知為誰餐花道人亦無考其詞感慨抑鬱  
 不類仙語疑亦落拓之才鬼也索價十金酬以四金不  
 肯售後再問之云四川一縣令買去矣  
 奴子紀昌本姓魏用黃犢子故事從主姓少喜讀書頗  
 嫻文藝作字亦工楷最有心計平生無一事失便宜晚  
 得奇疾目不能視耳不能聽口不能言四支不能動周  
 身並痿痺不知痛癢仰置榻上塊然如木石惟鼻息不  
 絕知其未死按時以飲食置口中尚能咀嚼而已診之

六脉平和毫無病狀名醫亦無所措手如是數年乃  
死老僧果成曰此病身死而心生爲自古醫經所不載  
其業報歟然此奴亦無大惡不過務求自利算無遺策  
耳巧者造物之所忌諒哉  
奴子李福之婦悍戾絕倫日忤其姑舅面背詛無所  
不至或微諷以不孝有冥謫輒掉頭哂曰我持觀音齋  
誦觀音咒菩薩以甚深法力消滅罪愆閻羅王其奈我  
何後嬰惡疾楚毒萬端猶曰此我誦咒未澈口焚香用  
竈火故得此報非有他也愚哉蔡太守必昌嘗判冥事  
朱石君中丞問以佛法懺悔有無利益蔡曰尋常冤讎

佛能置訟者於善處彼得所欲其怨自解如人世之有  
和息也至重業深讐非人世所可和息者卽非佛所能  
懺悔釋迦牟尼亦無如之何斯言平易而近理儒者謂  
佛法爲必無佛者謂種種罪惡皆可消滅蓋兩失之  
余家距海僅百里故河間古謂之瀛州地勢趨東以滌  
而高故海岸絕陡湖不能出水亦不能入九河皆在河  
間而大禹導河不直使入海引之北行數百里自碣石  
乃入職是故也海中每數歲或數十歲遙見水雲瀕洞  
中紅光燭天謂之燒海輒有斷椽折棟隨潮而上人取  
以爲薪越數日必互言某匠某匠爲神召去營龍宮然

無親睹其人話鮫室貝闕之狀者第傳聞而已余謂是殆重洋巨舶弗戒於火水光映射空無障翳故于百里外皆可見梁柱之類舶上皆有亦不必定屬殿材也獻縣捕役某嘗奉差捕劇盜就繫矣盜婦有色盜乞以婦侍寢而縱之逃某弗許後以積蠹多賊坐斬行刑前二日獄舍墻圯壓而死獄吏葉某坐不早葺治得重杖先是葉某夢身立堂下聞堂上官吏論捕役事官指揮曰一善不能掩干惡干惡亦不能掩一善免則不可滅則可旣而吏抱贖出殊不相識諦視其官亦不識方悟所到非縣署醒而陰賀捕役謂且滅死不知神以得保

首領爲滅也人計捕役生平祇此一善而竟得免刑天道昭昭何嘗不許人晚蓋哉

吳江吳林塘言其親表有與狐女遇者雖無疾病而惘惘恒若神不足父母憂之間有游僧能効治試往祈請僧曰此魅與郎君夙緣無相害意郎君自耽玩過度耳然恐魅不害郎君郎君不免自害當善遣之乃夜詣其家敷坐誦梵咒家人遙見燭光下似繡衫女子冉冉再拜僧舉拂子曰留未盡緣作來世歡不亦可乎歟然而隱自是遂絕林塘知其異人因問以神仙感遇之事僧曰古來傳記所載有寓言者有託名者有借抒恩怨者

有喜談恢詭以詫異聞者有點綴風流以爲佳話有本無所取而寄情綺語如詩人之擬艷詞者大都僞者十八九真者十一二此一二真者又大都皆才鬼靈狐花妖木魅而無一神仙其稱神仙必詭詞夫神正直而聰明仙沖虛而清靜豈有名列丹臺身依紫府復有蕩姬佚女叅禩其間動八彙中之會哉林塘嘆其精識爲古所未聞說是事者林塘未舉其名字後以問林塘子鍾僑鍾僑曰見此僧時纔五六歲當時未聞呼名字今無可問矣惟記其語音似杭州人也

李芍亭家扶乩降仙自稱邱長春懸筆而書疾於風雨

字如顛素之狂草客或拜求丹方乩判曰神仙有丹訣無丹方丹方是燒煉金石之術也參同契爐鼎鉛汞皆是寓名非言燒煉方士轉相附會遂貽害無窮夫金石燥烈益以火力亢陽鼓盪血脉僭張故筋力似倍加強壯而消鑠真氣伏禍亦深觀莠花者培以硫黃則冒寒吐蕊然盛開之後其樹必枯蓋鬱熱蒸於下則精華涌於上涌盡則立槁耳何必縱數年之慾擲千金之軀乎其人悚然而起後芍亭以告田白岩白岩曰乩仙大抵皆託名此仙能作此語或真是邱長春歟

吳雲巖家扶乩其仙亦云邱長春一客問曰西遊記果

仙師所作以演金丹奧旨乎批曰然又問仙師書作於元初其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動再問之不復答知己詞窮而遁矣然則西遊記爲明人依託無疑也

文安王氏姨母先太夫人第五妹也言未嫁時坐度帆樓中遙見河畔一船有宦家中年婦伏窓而哭觀者如堵乳媪啟後戶往視言是某知府夫人晝寢船中夢其亡女爲人執縛宰割呼號慘切悸而寤聲猶在耳似出隣船遣婢尋視則方屠一豚子瀉血於盆未竟也夢中

見女縛足以繩縛手以紅帶覆視其前足信然益悲愴欲絕乃借價贖而瘞之其僮僕私言此女十六而歿在日極柔婉惟嗜食雞每飯必具或不具則不舉筯每歲恒割雞七八百益殺業云

交河有書生日暮獨步田野間遙見似有女子避人林田疑蕩婦之赴幽期者逼往視之寂無所睹疑其竄伏深叢不復追迹歸而大發寒熱且作譫語曰我餓鬼也以君有祿相不敢觸忤故潛匿草間不虞忽相顧盼枉步相尋既爾有情便當從君索食乞惠薄奠卽從此辭其家爲具紙錢肴酒霍然而愈蘇進士語年曰此君本



無邪心以偶爾多事遂爲此鬼所乘小人之於君子恒伺隙而中之也言動可不慎哉

炎涼轉瞬卽鬼魅亦然程魚門編修曰王文莊公遇陪祀北郊必借宿安定門外一墳園園故有崇文莊弗睹也一歲燈下有所睹越半載而文莊卒矣所謂山鬼能知一歲事耶

太原申鐵蟾言昔自蘇州北上以舵牙觸損泊舟興濟之南荒勝野岸寂無一人而夜聞草際有哦詩聲心知是鬼與其友諦聽之所誦凡數十篇幽咽斷續不甚可辨鐵蟾惟聽得一句曰寒星炯炯生芒角其友聽得二

句曰夜深翁仲語月黑鬼車來

張完質舍人僦居一宅或言有狐移人之次日書室筆硯皆開動又失紅柬一方紛紜詢問忽一錢錚然落几上若償紅柬之值也俄喧言所失紅柬粘宅後空屋完質往視則楷書內室止步四字亦頗端正完質曰此狐狡猶恐其將來惡作劇乃遷去聞此宅在保安寺街疑卽翁覃溪宅也

李又聃先生言東光某氏宅有狐一日忽擲磚瓦傷盆盃某氏詈之夜聞人叩窓語曰君睡否我有一言鄰里鄉黨比戶而居小兒女或相觸犯事理之常可知則怒

廣州將軍署國初  
尚藩邸也極雄壯左門  
外石師子二高丈餘白  
石兩琢窠後五福堂  
樓七楹極深廣蝙蝠極  
梁棟以萬計晝夜喧  
遺失滿地日須掃除  
人無敢觸之者左翼

副都統解將軍署  
後園有桃甚甘美  
人偶摘一枚則蝙蝠  
食之盡核皆精樹  
下不采則不敢犯之  
屢驗。廣州城中有福  
祿壽之諺福即將軍  
署蝙蝠祿為滿署  
後園之鹿南方少鹿  
此獨孽生著行南海  
者島也邑嚴供鹿糧  
妻則撫署度一空  
棺不知何年也遺此  
三物人皆不敢觸

之必不可恕告其父兄自當處置遽加以惡聲於理毋  
乃不可且我輩出入無形往來不測皆君聞見所不及  
隄防所不到而君攘臂與為難庸有幸乎於勢亦必不  
敵幸熟計之某氏披衣起謝自是遂相安會親串中有  
以僮僕微釁為爭鬪幾成大獄者又明先生嘆曰殊  
令人憶某氏狐

北河總督署有樓五楹為蝙蝠所據多年矣大小不知  
凡幾萬一白者巨如車輪乃其魁也能為變怪歷任總  
督皆局鑰弗居福建李公清時延正一真人劾治果皆  
徙去不久李公卒蝙蝠復歸自是無敢問之者余謂湯

文正公驅五通神除民害也蝙蝠自處一樓與人無患  
李公此舉誠為可已而巳至於狎捐館舍則適值其  
時不得謂蝙蝠為祟修短有數豈妖魅能操其權乎  
余七八歲時見奴子趙平自負其膽老僕施祥搖手曰  
爾勿恃膽吾已以恃膽敗矣吾少年氣最盛聞某家凶  
宅無人敢居徑携襪被卧其內夜將半割然有聲承塵  
中裂忽墮下一人臂跳擲不已俄又墮一臂又墮兩足  
又墮其身最後乃墮其首並滿屋迸躍如猿猱吾錯愕  
不知所為俄已合為一人刀痕杖迹腥血淋漓舉手直  
來搦吾頸幸夏夜納涼挂窓未闔急自窓躍出狂奔而

免自是心膽並碎至今猶不敢獨宿也汝恃膽不已無  
乃不免如吾乎平意不謂然曰丈原大誤何不先捉其  
一段使不能湊合成形後夜飲醉歸果爲羣鬼所遮掖  
入糞坑中幾於滅頂

同年鍾上庭言官寧德日有幕友病亟方服藥恍惚見  
二鬼曰冥司有某獄待君往質藥可勿服也幕友言此  
獄已五十餘年今何尙未了鬼曰冥司法至嚴而用法  
至慎但涉疑似雖明知其事證人不具終不爲獄成故  
恒待至數十年間如是不稽延拖累乎曰此亦千萬之  
一不恒有也是夕果卒然則果報有時不驗或緣此歟

又小說所載多有生魂赴鞠者或宜遲宜速各因其輕  
重緩急歟要之早晚雖殊神理終不憤憤則鑿然可信  
也

田氏媪詭言其家事狐神婦女多焚香問休咎頗獲利  
俄而羣狐大集需索酒食罄所獲不足供乃被擊破甕  
盞燒損衣物哀乞不能遣怖而他投瀕行時聞屋上大  
笑曰爾還敢假名斂財否自是遂寂亦遂不徒然併其  
先有之資耗大半矣此余幼時聞先太夫人說又有道  
士稱奉王靈官擲錢卜事時有驗祈禱亦盛偶惡少數  
輩挾妓入廟爲所阻乃陰從伶人假靈官鬼卒衣冠乘

其夜醮突自屋脊躍下據坐訶責其惑衆命鬼卒縛之持鐵蒺藜將拷問道士惶怖伏罪具陳虛誑取錢狀乃闕堂一笑脫衣冠高唱而出次日覓道士則已竄矣此雍正甲寅七月事余隨先姚安公宿沙河橋聞逆旅主人說

安邑宋半塘嘗官鄆縣言鄆有一生頗工文而偃蹇不第病中夢至大官署察其形狀知爲冥司遇一吏乃其故人因叩以此病得死否曰君壽未盡而祿盡恐不久來此生言平生以館穀糊口無過分之暴殄祿何以先盡吏太息曰正爲受人館穀而踈於訓課冥司謂無功

竊食卽屬虛糜銷除其應得之祿補所探支故壽未盡而祿盡也蓋在三之義名分本尊利人脩脯誤人子弟譴責亦最重有官祿者減官祿無官祿者則減食祿一錙一銖計較不爽世徒見才士通儒或貧或夭動言天道之難明烏知自誤生平罪多坐此哉生悵然而寤病果不起臨歿舉以戒所親故人得知其事云

道士龐斗樞雄縣人嘗客獻縣高鴻臚家先姚安公幼時見其手撮棋子布几上中間橫斜紫帶不甚可辨外爲八門則井然可數投一小鼠從生門入則曲折尋隙而出從死門入則盤旋終日不得出以此信魚腹陣圖

定非虛語然斗樞謂此特戲劇耳至國之興亡繫乎天命兵之勝敗在乎人謀一切術數皆無所用從古及今有以壬遁星禽成事者耶卽如符咒厭劾世多是術亦頗有驗時然數千年來戰爭割據之世是時豈竟無傷亦未聞某帝某王某將某相死於敵國之厲魅也其他可類推矣姚安公曰此語非術士所能言此理亦非術士所能知

從舅安公介然言佃戶劉子明家粗裕有狐居其倉屋中數十年一無所擾惟歲時祭以酒五瓊雞子數枚而已或遇火盜輒叩門意作聲使主人知之相安已久一

日忽聞吃吃笑不止問之不答笑彌甚怒而訶之忽應曰吾自笑厚結盟之兄弟而疾其親兄弟者也吾自笑厚其妻前夫之子而疾其前妻之子者何預於君而見怒如是劉大慚無以應俄聞屋上朗誦論語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語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爲貴太息數聲而寂劉自是稍改其所爲後余以告卻聞谷闇谷曰此至親密友所難言而狐能言之此正言莊論所難入而狐以詼諧悟之東方曼倩何加焉予儻到劉氏倉屋當向門三揖之

瑪納斯有遣犯之婦入山樵采突爲瑪哈沁所執瑪哈

沁者額魯特之流民無君長無部族或數十人爲隊或數人爲隊出沒深山中遇禽食禽遇獸食獸遇人卽食人婦爲所得已褫衣縛樹上熾火於旁甫割左股一爨倏聞火器一震人語喧闐馬蹄聲殷動林谷以爲官軍掩至棄而遁蓋營卒牧馬偶以鳥鎗擊雉子誤中馬屋一馬跳擲羣馬皆驚相隨逸入萬山中其噪而追之也使少遲須臾則此婦血肉狼藉矣豈非若或使之哉婦自此遂持長齋嘗謂人曰吾非佞佛求福也天下之痛苦無過於鬻割者天下之恐怖亦無過於束縛以待鬻割者吾每見屠宰輒憶自受楚毒時思彼衆生其痛苦

恐怖亦必如我故不能下咽耳此言亦可告世之鬻鬻者也

奴子劉琪畜一牛一犬牛見犬輒觸犬見牛輒噬每鬪至血流不止然牛惟解此犬見他犬則否犬亦惟噬此牛見他牛則否後繫置兩處牛或聞犬聲大或聞牛聲皆昂首顧視後先姚安公官戶部余隨至京師不知二物究竟如何也或曰禽獸不能言者皆能記前生此牛此犬殆佛經所謂夙冤今尙相識歟余謂夙冤之說鑿然無疑謂能記前生則似乎未必親串中有姑嫂相惡者嫂與諸小姑皆睦惟此小姑則如讐小姑與諸嫂皆

睦惟此嫂則如讐是豈能記前生乎蓋怨毒之念根於  
性識一朝相遇如相反之藥雖枯根朽草本自無知其  
氣味自能激鬪耳因果牽纏無施不報三生一瞬可快  
意於睚眦哉

從伯君章公言前明青縣張公十世祖贊和公之外舅  
也嘗與邑人約連名訟縣吏乘馬而往經祖墓前有旋  
風撲馬首驚而墮從者昇以歸寒熱陡作忽迷忽醒恍  
惚中似睹鬼物將延巫禳解忽起坐作其亡父語曰爾  
勿祈禱撲爾馬者我也凡訟無益使理曲何可訟使理  
直公論具在人人爲扼腕是卽勝矣何必訟且訟役訟

更爲患尤大訟不勝患在目前幸而勝官有來去此輩  
長子孫必相報復患在後日吾是以阻爾行也言訖仍  
就枕汗出如雨比睡醒則霍然矣旣而連名者皆敗始  
信非譎語也此公聞於伯祖湛元公者湛元公一生未  
與人涉訟蓋守此戒云

世有圓光術張素紙於壁焚符召神使五六歲童子視  
之童子必見紙上突現大圓鏡鏡中人物厯厯示未來  
之事猶卦影也但卦影隱示其象此則明著其形耳龐  
斗樞能此術某生素與斗樞狎嘗覬覦一婦密祈斗樞  
圓光觀諧否斗樞駭曰此事豈可瀆鬼神固強之不得

已勉爲焚符童子注視良久曰見一亭子中設一榻三娘子與一少年坐其上三娘子者某生之亡妾也方詬責童子妄語斗樞大笑曰吾亦見之亭中尙有一匾童子不識字耳怒問何字曰已所不欲四字也某生默然拂衣去或曰斗樞所焚實非符先以餅餌誘童子教作是語是殆近之雖曰惡謔要未失朋友規過之義也先太夫人言外祖家恒夜見一物舞蹈於樓前見人則竄避月下循窻隙窺之衣慘綠衫形蠢蠢如巨鼈見其手足而不見其首不知何怪外叔祖紫衡公遣健僕數人持刀杖繩索伏門外伺其出突掩之踉蹌逃入樓梯

下秉火照視則墻隅綠錦袱包一銀船左右有四輪蓋外祖家全盛時兒童戲劇之物乃悟綠衫其袱手足其四輪也鎔之得三十餘金一老媪曰吾爲婢時房中失此物同輩皆大遭筆楚不知何人竊置此間成此魅也搜神記載孔子之言曰夫六畜之物龜蛇魚鼈草木之屬神皆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爲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然則物久而幻形固事理之常耳

兩世夫婦如韋臯玉簫者蓋有之矣景州李西崖言乙丑會試見貴州一孝廉述其鄉民家生一子甫能言卽



云我前生某氏之女某氏之妻夫名某字某吾卒時夫  
年若干今年當若干所居之地距民家四五日程耳此  
語漸聞至十四五歲時其故夫知有是說徑來尋問相  
見涕泗述前生事悉相符是夕竟抱被同寢其母不能  
禁疑而竊聽滅燭以後已妮妮兒女語矣母怒逐其故  
夫去此子憤悒不食其故夫亦栖遲旅舍不肯行一日  
防範偶疎竟相偕遁去莫知所終異哉此事古所未聞  
也此謂發乎情而不止乎禮義

東光霍從占言一富室女五六歲時因夜出觀劇爲人  
所掠賣越五六年掠賣者事敗供曾以藥迷此女移檄

來問始得歸歸時視其肌膚鞭痕杖痕剪痕錐痕烙痕  
燙痕爪痕齒痕遍體如刻畫其母抱之泣數日每言及  
輒霑襟先是女自言主母酷暴無人理幼時不知所爲  
戰慄待死而已年漸長不勝其楚思自裁夜夢老人曰  
爾勿短見再烙兩次鞭一百業報滿矣果一日縛極受  
鞭甫及百而縣吏持符到蓋其母御婢極殘忍凡殼殼  
而侍立者鮮不帶血痕回眸一視則左右無人色故神  
示報於其女也然竟不悛改後疽發於項死子孫今亦  
式微從占又云一宦家婦遇婢女有過不加鞭箠但褫  
下衣使露體伏地自云如蒲鞭之示辱也後患顛癩每

防守稍疎輒裸而舞蹈云

及孺愛先生言其僕自鄰村飲酒歸醉卧於路醒則草露沾衣月向午矣欠伸之頃見一人瑟縮立樹後呼問爲誰曰君勿怖身乃鬼也此間羣鬼喜黷醉人來爲君防守耳問素昧生平何以見護曰君忘之耶我歿之後有人爲我婦造蜚語君不平而白其誣故九泉銜感也言訖而滅竟不及問其爲誰亦不自記有此事蓋無心一語黃壤已聞然則有意造言者冥冥之中寧免握拳齧齒耶

河間獻王墓在獻縣城東八里墓前有祠祠前一柏樹

傳爲漢物未知其審疑後人所補種左右陪葬二墓縣志稱左毛萇右貫長卿然在邱又有毛萇墓亦莫能詳也或曰萇宋代追封樂壽伯獻縣正古樂壽地在邱毛公墓乃毛亨也理或然與從舅安公五占言康熙中有羣盜覬覦玉魚之藏乃種瓜墓旁陰於團焦中穿地道將近墓探以長錐有白氣隨錐射出聲若雷霆衝諸盜皆仆乃不敢掘論者謂王墓封閉二千載地氣久鬱故遇隙涌出非有神靈余謂王功在六經自當有鬼神呵護穿古冢者多矣何他處地氣不久鬱而涌乎

鬼魅在人腹中語余所聞見凡三事一爲雲南李編修

衣山因扶乩與狐女唱和狐女姊妹數輩並入居其腹  
中時時與語正一真人効治弗能遣竟顛癩終身余在  
翰林目睹之一爲宛平張丈鶴友官南汝光道時與史  
姓幕友宿驛舍有客投刺謁史對語徹夜比曉客及其  
僕皆不見忽聞語出史腹中後拜斗祛之去俄仍歸腹  
中至史死乃已疑其夙寃也聞金聽濤少宰言之一爲  
平湖一尼有鬼在腹中談休咎多驗檀施鱗集鬼自云  
夙生負此尼錢以此爲償如北夢瑣言所記田布事人  
側耳尼腋下亦聞其語疑爲樟柳神也聞沈雲椒少宰  
言之

嘉慶辛未冬予在  
先君子歸至鄭家  
橋候然昏眩又發  
冬逆生徒郡試忽僵  
臥府治前皆移時  
蘇蓋一由悲痛寒  
且雪凌後踐行山  
由存之竟日倦極  
氣中心絡故皆氣  
也醒後殊無所苦  
然而起亦不服藥  
微覺瘦乏耳此予  
所親歷者非真死也

晉殺秦謀六日而蘇或由縊殺杖殺故能復活但不識  
未蘇以前作何情狀詎經有體不能如小說瑣記也個  
戶張天錫嘗死七日其母聞棺中擊觸聲開視已復生  
問其死後何所見曰無所見亦不知經七日但條如睡  
去條如夢覺耳時有老儒館余家聞之拊髀雀躍曰程  
朱聖人哉鬼神之事孔孟猶未敢斷其無惟二先生敢  
斷之今死者復生果如所論非聖人能之哉余謂天錫  
自以氣結尸厥晉不知人其家誤以爲死耳非真死也  
號太子事載於史記此翁未見耶  
帝王以刑賞勸人善聖賢以褒貶勸人善刑賞有所不

此理易明無如  
愚婦終不信何

及褒貶有所弗恤者則佛以因果勸人善其事殊其意  
同也。緒徒執罪福之說誘脅愚民不以人品邪正分善  
惡而以布施有無分善惡。福田之說與瞿曇氏之本旨  
適。矣。聞有走無常者以血盆經懺有無利益問冥吏冥  
吏曰無是事也。夫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是天地自然之  
氣陰陽不息之機也。化生必產育產育必穢濁雖淑媛  
賢母亦不得不然非自作之罪也。如以為罪則飲食不  
能不便溺口鼻不能不涕唾是亦穢濁是亦當存罪乎  
為是說者蓋以最易惑者惟婦女而婦女所必不免者  
惟產育以是為有罪以是罪為非懺不可而閨閣之財

無不充功德之費矣。爾出入冥司宜有聞見血  
何處墮血池者果有何人乃猶疑而問之歟。走  
以告人人訖無信其言者積重不此之謂矣

釋明玉言西山有僧見遊女蹋青偶動一念方徙倚凝  
想間有少婦忽與目成漸相軟語云家去此不遠夫久  
外出今夕當以一燈在林外相引叮嚀而別僧如期往  
果熒熒一燈相距不半里穿林渡澗隨之以行終不能  
追及既而或隱或見倏左倏右奔馳輾轉道路遂迷困  
不能行踣卧老樹之下天曉諦觀仍在故處再視林中  
則蒼蘚綠莎履痕重疊乃悟徹夜繞此樹旁如牛旋磨

如是薄罪尚屬  
便宜

也自知心動生魔急投本師懺悔後亦無他又言山東一僧恒見經閣上有艷女下窺心知是魅然私念魅亦良得逕往就之則一無所睹呼之亦不出如是者凡百餘度遂惘惘得心疾以至於死臨死乃自言之此或夙世冤愆借以索命歟然二僧究皆自敗非魔與魅敗之也

吳惠叔言醫者某生素謹厚一夜有老媪持金釧一雙就買墮胎藥醫者大駭峻拒之次夕又添持珠花兩枝來醫者益駭力揮去越半載餘忽夢爲冥司所拘言有訴其殺人者至則一披髮女子項勒紅巾泣陳乞藥不

畢竟執理者不  
錯若但講利害亦  
何事不可爲耶

與狀醫者曰藥以活人豈敢殺人以漁利汝自以姦賊於我何尤女子曰我乞藥時孕未成形儻得墮之我可不死是破一無知之血塊而全一待盡之命也旣不得藥不能不產以致子遭扼殺受諸痛苦我亦見逼而就縊是汝欲全一命反戕兩命矣罪不歸汝反歸誰乎冥官喟然曰汝之所言酌平事勢彼所執者則理也宋以來固執一理而不揆事勢之利害者獨此人也哉汝且休矣拊几有聲醫者悚然而寤

惠叔又言有疫死還魂者在冥司遇其故人縊縷荷校相見悲喜不覺握手太息曰君一生富貴竟不能帶至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此耶其人蹙然曰富貴皆可帶至此但人不肯帶耳生前有功德者至此何嘗不富貴耶寄語世人早作帶來計可也李南澗曰善哉斯言勝於謂富貴皆空也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

如是我聞四

觀弈道人撰

長山聶松岩言安邱張卯君先生家有書樓爲狐所據每與人對語媼婢童僕凡有隱慝必對衆暴之一家畏若神明惕惕然不敢作過斯亦能語之繩規無形之監史矣然姦黠者或敬事之則諱其所短不肯質言蓋聰明有餘正直則不足也斯狐之所以爲狐歟

滄州插花廟老尼董氏言嘗夜半睡醒聞佛殿磬聲鏗然如有人禮拜者次日告其徒曰師耳鳴也至夜復然乃潛起躡足窺之佛火青熒依稀辨物見擊磬者乃其

此狐對不能成仙

亡師一少婦對佛長跪喁喁絮祝回面向內不識爲誰  
細聽所祝則爲夫病祈福也恐怖失措觸朱榻有聲陰  
氣冥濛燈光驟暗再明則已無睹矣先外祖雪峯張公  
曰此少婦已入黃泉猶憂夫病聞之使人增伉儷之情  
董尼又言近一賣花媪夜經某氏墓突見某夫人魂立  
樹下以手招之無路可避因戰栗拜謁某夫人曰吾夜  
夜在此待一相識人寄信望眼幾穿今乃見爾歸告我  
女我婿一切陰謀鬼神皆已全知無更枉拋心力吾在  
冥府大受鞭笞地下先亡更人人唾罵無地自容日惟  
避此樹邊苦雨凄風酸辛萬狀尙不知沉淪幾載得付

轉輪似聞須所奪小郎貲財耗散都盡始冀有生路也  
又婿有密札數紙病中置螺甸小篋中囑其檢出燬滅  
免爲他日口實丁寧再三嗚咽而滅媪潛告其女女怒  
曰爲小郎游說耶迨於篋中見前札乃始悚然後女家  
日漸消敗親串中知其事者皆合掌曰某夫人生路近  
矣

烏魯木齊提督巴公彥弼言昔從征烏什時夢至一處  
山麓有六七行幄而不見兵衛有數十人出入往來亦

多似文吏試往窺視遇故護軍統領某公

某名凡五字  
公以滾舌音

急呼之令  
不能記

握手相勞苦問公久逝今何事到此曰吾以

平生拙直得授冥官今隨軍籍記戰歿者也見其几上諸冊有黃色紅色紫色黑色數種問此以旗分耶微哂曰安有紫旗黑旗按舊制本有黑旗以黑色夜中難此辨乃改爲藍旗此公蓋偶未知也此別甲乙之次第耳問次第安在曰赤心爲國奮不顧身者登黃冊恪遵軍令寧死不撓者登紅冊隨衆驅馳轉戰而殞者登紫冊倉皇奔潰無路求生蹂踐裂尸追殲斷脰者登黑冊問同時授命血濺尸橫豈能一一區分毫無舛誤曰此惟冥官能辨矣太抵人亡魂在精氣如生應登黃冊者其精氣如烈火熾騰蓬蓬勃勃應登紅冊者其精氣如烽烟直上風不能搖應登紫冊者其精

氣如雲漏電光往來閃爍此三等中最上者爲明神最下者亦歸善道至應登黑冊者其精氣瑟縮摧頽如死灰無炤在

朝廷褒崇忠義自一列哀榮陰曹則以常鬼視之不復齒數矣巴公側耳敬聽悚然心折方欲自問將來忽聞聲驚覺後常以告麾下曰吾臨陣每憶斯語便覺捐身鋒鏑輕若鴻毛

夜燈叢錄載謝梅莊懃子事而不知懃子姓盧名志仁蓋未見梅莊自作懃子傳僅據傳聞也霍京兆易書戊癸蘇圖時輪夫王二與懃子事相類後歿於塞外京兆



哭之慟一夕忽聞帳外語曰羊被盜矣可急向西北追  
出視果然聽其語音灼然王二之魂也京兆有一僕方  
辭歸是日睹此異遂解裝不行謂其曹曰恐冥冥中王  
二笑人

滄州瞽者蔡某每過南川樓下卽有一叟邀之彈唱且  
對飲漸相狎亦時到蔡家共酌自云姓蒲江西人因販  
磁到此久而覺其爲狐然契分甚深狐不諱蔡亦不畏  
也會有以閨壺蜚語涉訟者衆議不一偶與狐言及曰  
君旣通靈必知其審狐艷然曰我輩修道人豈干預人  
家瑣事夫房幃祕地男女幽期曖昧難明嫌疑易起一

犬吠影每至於百犬吠聲卽使果真何關外人之事乃  
快一時之口爲人子孫數世之羞斯已傷天地之和召  
鬼神之忌矣况蛇盃弓影恍惚無憑而點綴鋪張宛如  
目睹使人忍之不可辯之不能往往致抑鬱難言含冤  
畢命其怨毒之氣尤歷劫難消苟有幽靈豈無業報恐  
刀山劍樹之上不能不爲是人設一坐也汝素樸誠聞  
此事自當掩耳乃考求真偽意欲何爲豈以失明不足  
尙欲犁舌乎投盃徑去從此遂絕蔡愧悔自批其頰恒  
述以戒人不自隱匿也

舅氏張公夢徵言所居吳家庄西一丐者死於路所畜

犬守之不去夜有狼來咬其尸犬奮齧不使前俄諸狼  
大集犬力盡踣遂併爲所啖惟存其首尙雙目怒張皆  
如欲裂有佃戶守瓜田者親見之又程易門在烏魯木  
齊一夕有盜入室已踰垣將出所畜犬追嚙其足盜抽  
及斫之至死嚙終不釋因就擒時易門有僕曰龔起龍  
方負心反噬皆曰程太守家有二異一人面獸心一獸  
面人心

余在烏魯木齊日驍騎校薩音綽克圖言曩守紅山口  
卡倫一日將曙有烏啞啞對戶啼惡其不吉引骸矢射  
之噉然有聲掠乳牛背上過牛駭而奔呼數卒急追入

一山坳遇耕者二人觸一人仆扶視無大傷惟足跛難  
行問其家不遠共舁送歸入室坐未定聞小兒連呼有  
賊同出助捕則私逃遣犯韓雲方踰垣盜食其瓜因其  
執焉使烏不對戶啼則薩音綽克圖不射薩音綽克圖  
不射則牛不驚逸牛不驚逸則不觸人仆不觸人仆則  
數卒不至其家徒一小兒見人盜瓜其勢必不能執縛  
乃輾轉相引終使受繫伏誅此烏之來豈非有物憑之  
哉蓋雲本劇寇所劫殺者多矣爾時雖無所睹實與劉  
剛遇鬼因果相同也

又佐領額爾赫圖言曩守吉木薩卡倫夜聞團焦外鳴

鳴有聲人出逐則漸退人止則止人返則復來如是數  
夕一戍卒有膽竟操刃隨之尋聲迤邐入山中至一僵  
屍前而寂視之有野獸嚙食痕已久枯矣卒還以告心  
知其求瘞也具棺葬之遂不復至夫神識已離形骸何  
有此鬼沾沾於遺蛻殊未免作繭自纏然螻蟻魚鼈之  
談自莊生之曠見豈能使含生之屬均如太上忘情觀  
於茲事知棺衾必慎孝子之心齒豁必藏仁人之政聖  
人通鬼神之情狀何嘗謂魂升魄降遂冥漠無知哉  
獻縣令某臨歿前有門役夜聞書齋人語曰渠數年享  
用奢華祿已耗盡其父訴於冥司探支來生祿一年治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而施祿及三鄰過儉  
非必皆守己財也事已  
以不能過儉為患

未了事未知許否也俄而令暴卒董文恪公嘗曰天道  
凡事忌太甚故過奢過儉皆足致不祥然歷歷驗之過  
奢之罰富者輕而貴者重過儉之罰貴者輕而富者重  
蓋富而過奢耗已財而已貴而過奢其勢必至於貪婪  
權力重則取求易也貴而過儉守已財而已富而過儉  
其勢必至於刻薄計較明則機穽多也士大夫時時深  
念知益已者必損人凡事留其有餘則召福之道矣  
小奴玉保言特納格爾農家忽一牛入其牧羣甚肥健  
久而無追尋者詢訪亦無失牛者乃留畜之其女年十  
三四偶跨此牛往親串家牛至半途不循蹊徑負女度

嶺鷲澗直入亂山厓陡谷深墮必糜碎惟抱牛頸呼號  
樵牧者聞聲追視已在萬峯之頂漸滅沒於烟靄間其  
或餉虎狼或委谿壑均不可知矣皆咎其父貪攘此牛  
致罹大害余謂此牛與此女合是夙寃卽驅逐不留亦  
必別有以相報也

故城刁飛萬言一村有二塾師雨後同步至土神祠踞  
砌對談移時未去祠前地淨如掌忽見空起似字跡其  
起視之則泥上杖畫十六字曰不趁涼爽自課生徒  
人書館不亦愧乎蓋祠無居人狐據其中怪二人久聒  
也時程試方增律詩飛萬戲曰隨手成文卽四言叶韻

我愧此狐

飛萬又言一書生最有膽每求見鬼不可得一夕雨霽  
月明命小奴攜罌酒詣叢冢間四顧呼曰良夜獨游殊  
爲寂寞泉下諸友有肯來共酌者乎俄見燐火熒熒出  
沒草際再呼之嗚嗚環集相距丈許皆止不進數其影  
約十餘以巨杯挹酒酒之皆俯嗅其氣有一鬼稱酒絕  
佳請再賜因且洒且問曰公等何故不輪迴曰善根在  
看轉生矣惡貫盈者墮獄矣我輩十三人罪限未滿待  
輪迴者四業報沉淪不得輪迴者九也問何不懺悔求  
解脫曰懺悔須及未死時死後無着力處矣酒酒旣盡

上卷早作帶  
素富與計同  
而此字悚切

于督學子與東時左  
翼副都統巴公揚阿  
西安駐防也年七十餘  
矣後征三省教匪身  
經百戰徧體傷痕  
如刻畫積功至大官  
嘗占賊酣戰一賊自  
刃到之不殊旋而復  
蘇又嘗遇賊萬山  
中麾下年百餘皆  
聞死賊自山巔投  
巨石破公顛墮馬死  
越一晝夜忽如夢醒  
聞馬在旁時草

聲傷甚無力強起  
祝馬：跪曰足乃騰身  
蹄之上抱馬項馳至  
將軍持之痛哭次日  
拔營進命公安以養  
傷公既生日大丈夫不  
死沙場乃離家放兒  
女子懸乎項至向戰處  
得其衣衣衣衣衣衣  
疾馳退及大軍又言  
老林中地勢曲折其詳  
予嘗欲為文紀之惜  
因循不果

舉罷示之各踉蹌去中一鬼回首丁寧曰餓魂得沃壺  
觴無以報德謹以一語奉贈懺悔須及未死時也  
翰林院筆帖式伊實從征伊犁時血戰突圍身中七矛  
死越兩晝夜復蘇疾馳一晝夜猶追及大兵余與博晰  
齋同在翰林時見有傷痕細詢顛末自言被創時絕無  
痛楚但忽如沉睡既而漸有知覺則魂已離體四顧皆  
風沙瀕洞不辨東西了然自知為已死倏念及子幼家  
貧酸徹心骨便覺身如一葉隨風漾漾欲飛倏念及虛  
死不甘誓為厲鬼殺賊即覺身如鐵柱風不能搖徘徊  
竚立間方欲直上山巔望敵兵所在俄如夢醒已僵卧  
戰血中矣晰齋太息曰聞斯情狀使人覺戰死無可畏  
然則忠臣烈士正復易為人何憚而不為也 魂魄發為  
里有古氏業屠牛所殺不可縷數後古叟目雙瞽古媪  
臨歿時肌膚潰裂痛苦萬狀自言冥司仿屠牛之法宰  
割我呼號月餘乃終侍姬之母沈媪親睹其事殺業至  
重牛有功於稼穡殺之業尤重冥祥記載晉庾紹之事  
已有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之語  
此牛戒之最古者宣室志載夜叉與人雜居則疫生惟  
避不食牛人酉陽雜俎亦載之今不食牛人遇疫實不  
傳染小說固非盡無據也

坡公猶不免有烏  
臺詩集况甚下  
者乎

海寧陳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壇者安溪李文  
貞公也公拜問涉世之道文貞判曰得意時毋太快意  
失意時毋太快口則永保終吉公終身誦之嘗誨門人  
曰得意時毋太快意稍知利害者能之失意時毋太快  
口則賢者或未能夫快口豈特怨尤哉夷然不屑故作  
曠達之語其招禍甚於怨尤也余因憶先高祖花王閣  
贖稿中載宋盛陽先生諱大壯河間諸生先高祖之外舅也贈詩曰狂奴  
猶故態曠達是牢騷與公所論殆似重規疊矩矣  
有額魯特女為烏魯木齊民間婦數年而寡婦故有姿  
首媒妁日叩其門婦謝曰嫁則必嫁然夫死無子翁已

老我去將誰依請待養翁事畢然後議有欲入贅其家  
代養其翁者婦又謝曰男子性情不可必萬一與翁不  
相安悔且無及亦不可乃苦身操作翁温飽安樂竟勝  
於有子時越六七年翁以壽終營葬畢始痛哭別墓易  
綵服升車去論者惜其不貞而不能不謂之孝內閣學  
士永公時鎮其地聞之嘆曰此所謂質美而未學

新城王符九言其友人某選貴州一令貨於西商抑勒  
剝削機械百出某迫於程限委曲遷就而西商枝節益  
多爭論至夜分始茹痛書券計券上百金實得不及三  
十金耳西商去後持金貯篋方獨坐太息忽聞簷上人

安得此有道之盜

人而無禮胡不造  
死乾隆中吾邑有  
安官伏法者少年  
時所為類此

語曰世間無此不平事公太柔懦使人憤填胸臆吾本  
意來盜公今且一懲西商為天下窮官吐氣也某悻不  
敢答俄屋角窺窣有聲已越垣徑去次日聞西商被盜  
併篋中新舊借券皆席捲去矣此盜殊多俠氣然亦西  
商所為太甚干造物之忌故鬼神巧使相值也

許文本言其親串有新得官者盛具牲醴享祖考有巫  
能視鬼竊語人曰某家先靈受祭時皆顏色慘沮如欲  
下淚而後巷某甲之鬼乃坐對門屋脊上翹足而笑是  
何故也後其人到官未久即伏法始悟其祖考悲泣之  
由而某甲之喜則終不解久而有知其陰事者曰某甲

女有色是嘗遣某姬誘以金珠同宿數夕人不知而鬼  
知也誰謂冥冥中可墮行哉

王梅序孝廉言交河城西有古墓林木叢雜云藏妖魅  
犯之者多患寒熱樵牧弗敢近一老儒耿直負氣由所  
居至縣城其地適中過必憩息偃蹇傲睨竟無所見聞  
如是數年一日又坐墓側袒裼納涼歸而發狂譫語曰  
曩以汝為古君子故任汝放誕未敢侮汝汝近乃作負  
心事知從前規言矩步皆貌是心非今不復畏汝矣其  
家再三拜禱昏憤數日始痊自是索然氣餒每經其地  
輒俛首疾趨觀此知魅不足畏心苟無邪雖凌之而不

敢校亦觀此而知魅大可畏行苟有玷雖祕之而皆能窺

門人蕭山汪生輝祖字煥曾乾隆乙未進士今爲湖南寧遠縣知縣未第時久於幕府撰佐治藥言二卷中載近事數條頗足以資法戒其一曰孫景溪先生諱爾周令吳橋時幕客葉某一夕方飲酒偃仆於地歷二時而蘇次日閉戶書黃紙疏赴城隍廟拜燬莫喻其故越六日又偃仆如前良久復起則請遷居於署外自言八年前在山東館陶幕有土人告惡少調其婦本擬請主人專懲惡少不必婦對質而同事謝某欲窺婦姿色慫恿

傳訛致婦投繯惡少亦抵法今惡少控於冥府謂婦不死則渠無死法而婦死由內幕之傳訊館陶城隍神移牒來拘昨具疏申辯謂婦本應對質且造意者爲謝某頃又移牒謂傳訊之意在窺其色非理其冤念雖起於謝筆實操於葉謝已攝至葉不容寬余必不免矣越夕而殞其一曰浙江臬司同公言乾隆乙亥秋審時偶一夜潛出察諸吏治事狀皆已酣寢惟一室燈獨明穴窻竊窺見一吏方理案牘几前立一老翁一少婦心甚駭異姑視之見吏初草一籤旋毀稿更書少婦斂衽退又抽一卷沉思良久書一籤老翁亦揖而退傳詰此吏則



先理者爲台州因姦致死一案初擬緩決旋以身列青衿敗檢釀命改情實後抽之卷爲寧波疊毆致死一案初擬情實旋以索逋理直死由還毆改緩決知少婦爲捐生之烈魄老翁爲纍囚之先靈矣其一曰秀水縣署有愛日樓板梯久毀陰雨輒聞鬼泣聲一老吏言康熙中令之母喜誦佛號因建此樓雍正初有令挈幕友胡姓來盛夏不欲見人獨處樓中案牘飲食皆絕而上下一日聞樓上慘號聲從者急梯而上則胡裸體浴血自刺其腹併碎剮周身如刻畫自云曩在湖南某縣幕有姦夫殺本夫者姦婦首於官吾恐主人有失察咎以訪

拏報婦遂坐磔頃見一神引婦來刺及於吾腹他不知也號呼越夕而死其一曰吳興某以善治錢穀有聲偶爲當事者所慢因密許其侵盜陰事於上官竟成大獄後自齧其舌而死又無錫張某在歸安令裘魯青幕有姦夫殺本夫者裘以婦不同謀欲出之張大言曰趙盾不討賊爲弒君許止不嘗藥爲弒父春秋有誅意之法是不可縱也婦竟論死後張夢一女子被髮持劍搏膺而至曰我無死法汝何助之急也以及刺之覺而刺處痛甚自是夜夜爲厲以至於死其一曰蕭山韓其相先生少工刀筆久困場屋且無子已絕意進取矣雍正癸

卯在公安縣幕夢神人語曰汝因筆孽多盡削祿嗣今  
治獄仁恕賞汝科名及子其速歸未以爲信次夕夢復  
然時已七月初旬答以試期不及神曰吾能送汝也寤  
而急理歸裝江行風利八月初二日竟抵杭州以遺才  
入闈中式次年果舉一子煥曾篤實有古風其所言當  
不妄又所記囚關絕祀一條曰平湖楊研耕在虞鄉縣  
幕時主人兼署臨晉有疑獄久未決後鞠實爲弟毆兄  
死夜擬讞牘畢未及滅燭而寢忽聞牀上鈎鳴帳微啟  
以爲風也少頃復鳴則帳懸鈎上有白鬚老人跪牀前  
叩頭叱之不見而几上紙翻動有聲急起視則所擬讞

牘也反覆詳審罪實無枉惟其家四世單傳至其父始  
生二子一死非命一又伏辜則五世之祀斬矣因毀稿  
存疑如故蓋以存疑爲是也余謂以王法論滅倫者必  
誅以人情論絕祀者亦可憫生與殺皆礙仁與義竟兩  
妨矣如必委曲以求通則謂殺人者抵以申死者之寃  
也申已之寃以絕祖父之祀其兄有知必不願使其竟  
願是無人心矣雖不抵不爲枉是一說也或又謂情者  
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也使凡僅兄弟二人者弟殺  
其兄哀其絕祀皆不抵則奪產殺兄者多矣何法以正  
倫紀乎是又未嘗非一說也不有臯陶此獄實爲難斷

存以待明理者之論定可矣

姚安公言昔在舅氏陳公德音家遇驟雨自已至午乃息所雨皆漚麻水也時西席一老儒方講學衆因叩曰此雨究竟是何理老儒掉頭面壁曰予不語怪

劉香晚言曩客山西時聞有老儒經古冢同行者言中有狐老儒詈之亦無他異老儒故善治生冬不裘夏不絺食不肴飲不葍妻子不宿飽銖積錙累得四十金鎔爲四錠秘藏之而對人自訴無擔石自詈狐後所儲金或忽置屋顛樹杪使梯而取或忽在淤泥淺水使濡而求甚或忽投溷圜使探而濯或移易其地大索乃得或

失去數日從空自墮或與客對坐忽納於帽簷或對人拱揖忽鏗然脫袖千變萬化不可思議一日忽四錠躍擲空中如蛺蝶飛翔彈丸擊觸漸高漸遠勢將飛去不得已焚香拜祝始自投於懷自是不復相黜而講學之氣焰已索然盡矣說是事時一友曰吾聞以德勝妖不聞以詈勝妖也其及也固宜一友曰使周張程朱詈妖必不興惜其古貌不古心也一友曰周張程朱必不輕詈惟其不足於中故悻悻於外耳香晚首肯曰斯言洞見癥結矣

香晚又言一孝廉頗善儲蓄而性畜其妹家至貧時逼

除夕炊烟不舉冒風雪徒步數十里乞貸三五金期明春以其夫館穀償堅以窘辭其母涕泣助請辭如故母脫簪珥付之去孝廉如弗聞也是夕有盜穴壁入罄所有去迫於公論弗敢告官捕越半載盜在他縣敗供曾竊孝廉家其物猶存十之七移牒來問又迫於公論弗敢認其婦恡財不能忍陰遣子往認焉孝廉內愧避弗見客者半載夫母子天性兄妹至情以畱之故漠如陌路此真聞之扼腕矣乃盜遽乘之使人一快失而弗敢言得而弗敢取又使人再快至於椎心茹痛自匿其瑕復敗於其婦瑕終莫匿更使人不勝其快顛倒播弄如是之巧謂非若或使之哉然能愧不見客吾猶取其足爲善充此一愧雖以孝友聞可也

盧霽漁編修患寒疾誤延讀景岳全書者投入參立卒太夫人悔焉哭極慟然每一發聲輒聞板壁格格響夜或繞牀呼阿母灼然辨爲霽漁聲蓋不欲高年之過哀也悲哉死而猶不忘親乎

海陽鞠前輩庭和言一宦家婦臨卒左手挽幼兒右手挽幼女嗚咽而終力擘之乃釋目炯炯尙不瞑也後燈前月下往往遙見其形然呼之不應問之不言招之不來卽之不見或數夕不出或一夕數出或望之在某人

前而某人反無睹或此處方睹而彼處又睹大抵如泡影空花電光石火一轉瞬而卽滅一彈指而倏生雖不爲害而人人意中有一先亡夫人在故後妻視其子女不敢生分別心婢媼童僕視其子女亦不敢生凌侮心至男婚女嫁乃漸不睹然越數歲或一見故一家恒惴惴栗栗如時在其旁或疑爲狐魅所託是亦一說惟是狐魅擾人而此不近人且狐魅又何所取義而辛苦十餘年爲時時作此幻影耶殆結戀之極精靈不散耳爲人子女者知父母之心歿而彌切如是也其亦可以愴然感乎

庭和又言有兒死而吞噬其孤姪者迫脇侵蝕殆無以自存一夕夫婦方酣眠忽夢兒倉皇呼曰起起火已至醒而烟焰迷漫無路可脫僅破窻得出喘息未定室已崩摧緩須臾則灰燼矣次日急召其姪盡還所奪人怪其數朝之內忽跡忽夷其人流涕自責始知其故此鬼善全骨肉勝於爲厲多多矣

高淳令梁公欽官戶部額外主事時與姚安公同在四川司是時六部規制嚴凡有故不能入署者必遣人告掌印掌印移牒司務司務每日彙呈堂謂之出付不能無故不至也一日梁公不入署而又不付衆疑焉姚

安公與福建李公根侯寓皆相近放衙後同往視之則梁公昨夕睡後忽聞砰礮撞觸聲如怒馬騰踏呼問無應者悸而起視乃二僕一御者裸體相搏捶擊甚苦然皆緘口無一言時四隣已睡寓中別無一人無可如何坐視其鬪至鐘鳴乃並仆追曉而蘇傷痕鱗疊面目皆敗問之都不自知惟憶是晚同坐後門納涼遙見破屋址上有數犬跳踉蹶以磚擲之嗥而逃就寢後遂有是變意大本是狐月下禊之未審歟梁公泰和人與正一真人爲鄉里將往陳訴姚安公曰狐自遊戲何預於人無故擊之曲不在彼袒曲而攻直於理不順李公亦曰

凡僕隸與人爭宜先克己理直向不可縱使有恃而妄行况理曲乎梁公乃止

乾隆己未會試前一舉人過永光寺西街見好女立門外意頗悅之託媒關說以三百金納爲妾因就寓其家亦甚相得迨出闈返舍則破窻塵壁間無一人污穢堆積似廢壞多年者訪問鄰家曰是宅久空是家來住僅月餘一夕白去莫知所往矣或曰狐也小說中蓋嘗有是事或曰是以女爲餌竊貨遠遁僞爲狐狀也夫狐而僞人斯亦黠矣人而僞狐不更黠乎哉余居京師五六十年見類此者不勝數此其一耳

汪御史香泉言布商韓某暱一狐女日漸尪羸其侶求符錄劾禁慙去仍來一夕與韓其寢忽披衣起坐曰君有異念耶何忽覺剛氣砭人刺促不寧也韓曰吾無他念惟鄰人吳某迫於債負鬻其子爲歌童吾不忍其衣冠之後淪下賤措四十金欲贖之故輾轉未眠耳狐女蹙然推枕曰君作是念卽是善人害善人者有大罰吾自此逝矣以吻相接噓氣良久乃揮手而去韓自是壯健如初

戴遂堂先生曰嘗見一巨公四月八日在佛寺禮懺放生偶散步花下遇一遊僧合掌曰公至此何事曰作好

事也又問何爲今日作好事曰佛誕日也又問佛誕日乃作好事餘三百五十九日皆不當作好事乎公今日放生是眼見功德不知歲歲庖厨之所殺足當此數否乎巨公猝不能對知客僧代叱曰貴人護法三寶增光窮和尚何敢妄語遊僧且行且笑曰紫衣和尚不語故窮和尚不得不語也掉臂徑出不知所往一老僧竊嘆曰此闍黎大不曉事然在我法中自是突聞獅子吼矣昔五臺僧明玉嘗曰心心念佛則惡意不生非日念數聲卽爲功德也日日持齋則殺業永除非月持數日卽爲功德也燔炙肥甘晨昏饜飫而月限某日某日不食

大夫無故不殺羊士  
無故不殺犬豕先王  
之礼印先王之仁也  
予家貧不能殺羊  
豕亦不能持齋然  
除奉祭祀供父母  
燕賓客外自奉而  
餐雜難鴛鳥不敢  
特殺或謂之乙卯浴  
佛日了觀道人記

肉謂之善人然則苞苴公行簞簞不飭而月限某日某  
日不受錢謂之廉吏乎與此游僧之言若相印合李杏  
浦總憲則曰此為彼教言之耳士大夫終身茹素勢必  
不行得數日持月齋則此數日可減殺得數人持月齋  
則此數人可減殺不愈於全不持乎是亦見智見仁各  
明一義第不知明王儼在尚有所辯難否耳

據八旗氏族譜當為董鄂然自書  
為東鄂案牘冊籍亦書為東鄂公

恒王府長史東鄂洛  
羊傳所謂名  
從主人也 謫居瑪納斯烏魯木齊之支屬也一日詣  
烏魯木齊因避暑夜行息馬樹下遇一人半跪問起居  
云是戍卒劉青與語良久上馬欲行青曰有瑣事乞公

寄一語印房官奴喜兒欠青錢三百青今貧甚宜見還  
也次日見喜兒告以青語喜兒駭汗如雨面色如死灰  
怪詰其故始知青久病死初死時陳竹山閱其勤慎以  
三百錢付喜兒市酒脯楮錢奠之喜兒以青無親屬遂  
盡乾沒事無知者不虞鬼之見索也竹山素不信因果  
至是悚然曰此事不誣此語當非依託也吾以為人生  
作惡特畏人知人不及知之處即可為所欲為耳今乃  
知無鬼之論竟不足恃然則負隱慝者其可慮也夫

昌吉平定後以軍俘逆黨子女分賞諸將烏魯木齊叅  
將某實司其事自取最麗者四人教以歌舞脂香粉澤



綵服明璫儀態萬方宛然嬌女見者莫不傾倒後遷金塔寺副將戒期啟行諸童檢點衣裝忽篋中繡履四雙翩然躍出滿堂翔舞如蛺蝶羣飛以杖擊之乃墮地尙蠕蠕欲動呦呦有聲識者訝其不祥行至闢展以鞭撻臺員爲鎮守大臣所劾論戍伊犁竟卒於謫所至危至急之地或忽出奇焉無理無情之事或別有故焉破格而爲之不能膠柱而斷之也吾鄉一媪無故率媪媪數十人突至鄰村一家排闥強劫其女去以爲尋釁則素不往來以爲奪婚則媪又無子鄉黨駭異莫解其由女家訟於官官出牒拘攝媪已攜女先逃不能踪

跡同行婢媪亦四散逋亡纍纒多人輾轉推鞠始有一人吐實曰媪一子病瘵垂歿媪撫之慟曰汝死自命惜哉不留一孫使祖父竟爲餒鬼也子呻吟曰孫不可必得然有望焉吾與某氏女私暱孕八月矣但恐產必見殺耳子歿後媪咄咄獨語十餘日突有此舉殆劫女以全其胎耶官憮然曰然則是不必緝過兩三月自返耳屆期果抱孫自首官無如之何僅斷以不應重律擬杖納贖而已此事如兔起鶻落少縱卽逝此媪亦捷疾若神矣安靜涵言其攜女宵遁時以三車載婢媪與已分四路行故莫測所在又不遵官路橫斜曲折岐復有岐

故莫知所向且曉行夜宿不淹留一日俟分娩乃稅宅  
故莫迹所居停其心計尤周密也女歸爲父母所棄遂  
偕媪撫孤竟不再嫁以其初涉溱洧故

旌典不及今亦不著其氏族焉

李慶子言嘗宿友人齋中天欲曉忽二鼠騰擲相逐滿  
室如飈輪旋轉彈丸迸躍餅彘蠹洗擊觸皆翻碎鏗碎  
裂之聲使人心駭久之鼠踊起數尺復墮於地再踊  
再仆乃僵視之七竅皆血流莫測其故急呼其家僮收  
檢器物見柁中所貯媚藥數十丸嚙殘過半乃悟鼠誤  
吞此藥狂淫無度牝不勝牝而竄避牡無所發洩蘊熱

已揚河嘗自言一  
事之類此

丙燔以斃也友人出視且駭且笑旣而悚然曰乃至是  
哉吾知懼矣盡覆所蓄藥於水夫燥烈之藥加以煨煉  
其力旣猛其毒亦深吾見敗事者多矣蓋退之硫磺賢  
者不免慶子此友殆數不應盡故鑿於鼠而忽悟歟  
張鷟朝野僉載曰唐青州刺史劉仁軌知海運失船過  
冬除名爲民遂遶東効力遇病卧平壤城下塞幕看兵  
士攻城有一兵直來前頭背坐叱之不去須臾城頭放  
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軌幾爲流矢所中大學士温  
公征烏什時爲領隊大臣方督兵攻城渴甚歸帳飲適  
一侍衛亦來求飲因讓茵與坐甫拈盃賊突發巨礮一

鉛丸洞其胸死使此人緩來頃刻則必不免矣此公自  
爲余言與劉仁軌事絕相似後公征大金川卒戰歿於  
木果木知人之生死各有其地雖命當陣殞者苟非其  
地亦遇險而得全然則畏縮求免者不徒多一趨避乎  
哉

人物異類狐則在人物之間幽明異路狐則在幽明之  
間仙妖異途狐則在仙妖之間故謂遇狐爲怪可謂遇  
狐爲常亦可三代以上無可考史記陳涉世家稱篝火  
作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必當時已有是怪是以託之  
吳均西京雜記稱廣川王發樂書家擊傷家中狐後夢

見老翁報寃是幻化人形見於漢代張鷟朝野僉載稱  
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當時諺曰無狐魅不成村是  
至唐代乃最多太平廣記載狐事十二卷唐代居十之  
九是可以證矣諸書記載不一其源流始末則劉師退  
先生所述爲詳蓋舊滄州南一學究與狐友師退因介  
乃類道士拜揖亦安詳謙謹寒温畢問任顧意師退曰  
世與貴族相接者傳聞異詞其間頗有所未明聞君豁  
達不自諱故請祛所惑狐笑曰天生萬品各命以名狐  
名狐正如人名人耳呼狐爲狐正如呼人爲人耳何諱

之有至我輩之中好醜不一亦如人類之內良莠不齊人不諱人之惡狐何必諱狐之惡乎第言無隱師退問狐有別乎曰凡狐皆可以修道而最靈者曰狻狐此如農家讀書者少儒家讀書者多也問狻狐生而皆靈乎曰此係乎其種類未成道者所生則爲常狐已成道者所生則自能變化也問旣成道矣自必駐顏而小說載狐亦有翁媪何也曰所謂成道成人道也其飲食男女生老病死亦與人同若夫飛升霞舉又自一事此如千百人中有一二人求仕宦其煉形服氣者如積學以成名其媚惑採補者如捷徑以求售然游仙島登天曹者

必鍊形服氣乃能其媚惑採補傷害或多往往干天律也問禁令賞罰孰司之乎曰小賞罰統於其長大賞罰則地界鬼神鑒察之苟無禁令則來往無形出入無迹何事不可爲乎問媚惑採補旣非正道何不列諸禁令必俟傷人乃治乎曰此譬諸巧誘人財使人喜助王法無禁也至奪財殺人斯論抵耳列仙傳載酒家媪何嘗干冥誅乎問聞狐爲人生子不聞人爲狐生子何也微哂曰此不足論蓋有所取無所與耳問支機別贈不憚牽牛妬乎又哂曰公太放言殊不知其審凡女則如季姬鄒子之故事可自擇配婦則旣有定偶弗敢踰防若

夫贈芍采蘭偶然越禮人情物理大抵不殊固可比例而知耳問或居人家或居曠野何也曰未成道者未離乎獸利於遠人非山林弗便也已成道者事事與人同利於近人非城市弗便也其道行高者則城市山林皆可居如大富大貴家其力百物皆可致住荒村僻壤與通都大邑一也師退與縱談其大旨惟勸人學道曰吾曹辛苦一二百年始化人身公等現是人身功夫已抵大半而悠悠忽忽與草木同朽殊可惜也師退腹笥三藏引與談禪則謝曰佛家地位絕高然或修持未到一入輪回便迷却本來面目不如且求不死爲有把握吾

文屢逢善知識不敢見異而遷也師退臨別曰今日相逢亦是天幸君有一言贈我乎躊躇良久曰三代以下恐不好名此爲下等人言自古聖賢却是心平氣和無一毫做作洛閩諸儒撐眉努目便生出如許葛藤先生其念之師退憮然自失蓋師退崖岸太峻時或過當云裘文達公言嘗聞諸石東村曰有驍騎校頗讀書喜談文義一夜寓直宣武門城上乘涼散步至麗譙之東見二人倚堞相對語心知爲狐鬼屏息伺之其一舉手北指曰此故明首善書院今爲西洋天主堂矣其推步星象製作器物實巧不可階其教則變換佛經而附會以

何夫容耗中國人之財損中國人之命祇教則真欲壞中國人之心得不至胥淪於考不止計六毒毒於雖然祖龍枯書阮儒終不能化聖人之教天運循環利極當復波其計雖毒已終為大愚而已矣

儒理吾曩往竊聽每談至無歸宿處輒以天主解結故迄不能行然觀其作事心計亦殊黯其一曰君謂其黯我則怪其太癡彼奉其國王之命航海而來不過欲化中國為彼教揆度事勢寧有是理而自利瑪竇以後源源續至不償其所願終不止不亦偵歎其一又曰豈但此輩癡即彼建首善書院者亦復大癡姦瑄柄國方陰伺君子之隙肆其詆排而羣聚清談反予以鈎黨之題目一網打盡亦復何尤且三千弟子惟孔子則可孟子揣不及孔子所與講肄者公孫丑萬章等數人而已洛閩諸儒無孔子之道德而亦招聚生徒盈千累百梟鸞

並集門戶交爭遂釀為朋黨而國隨以亡東林諸儒不鑒覆轍又驚虛名而受實禍今憑弔遺踪能無責備於賢者哉方相對嘆息忽回顧見人駭然而滅東村曰天下趨之如鶩而世外之狐鬼乃竊竊不滿也人誤耶狐鬼誤耶

王西園先生守河間時人言獻縣八里莊河夜行者多遇鬼惟縣役馮大邦過則鬼不敢出有遇鬼者或詐稱馮姓名鬼亦却避先生聞之曰一縣役能使鬼畏此必有故矣密訪將懲之或為解曰本無是事百姓造言耳先生曰縣役非一而獨為馮大邦造言此亦必有故矣

仍檄拘之大邦懼而亡去此庚午辛未間事先生去郡後數載大邦尙未歸今不知如何也

里有崔某者與豪強訟理直而弗能伸也不勝其憤始欲自戕夜夢其父語曰人可欺神則難欺人有黨神則無黨人問之屈彌甚助地下之伸彌暢今日之縱橫如志者皆十年外業鏡臺前殷殷對簿者也吾爲冥府司茶吏見判司註籍矣汝何恚焉崔自是怨尤都泯更不復一言

有善訟者一日爲人書訟牒將羅織多人端緒繳繞猝不得分明欲靜坐構思乃戒毋通客併妻亦避居別室

妻先與鄰子曰成家無隙所窺伺歲餘無由一近也至是乃得間焉後每構思妻輒嘈雜以亂之必叱使避出襲爲例鄰子乘間而來少襲爲例終其身不敗歿後歲餘妻以私孕爲怨家所訐官鞫外遇之由乃具吐實官拊几喟然曰此生刀筆巧矣烏知造物更巧乎

必不能斷之獄不必在情理外也愈在情理中乃愈不能明門人吳生冠賢爲安定令時余自西域從軍還宿其署中間有幼女幼男皆十六七歲並呼寃於輿前幼男曰此我童養之婦父母亡欲棄我別嫁幼女曰我故其胞妹父母亡欲佔我爲妻問其姓猶能記問其鄉里

則父母皆流丐朝朝轉徙已不記爲何處人矣問同丐者則曰是到此甫數日卽父母並亡未知其始末但聞其以兄妹稱然小家童養媳與夫亦例稱兄妹無以別也有老吏請曰是事如捉影捕風杳無實證又不可以刑求斷合斷離皆難保不誤然斷離而誤不過誤破婚姻其失小斷合而誤則誤亂人倫其失大矣盍斷離乎推研再四無可處分竟從老吏之言因憶姚安公官刑部時織造海保方籍沒官以三步軍守其宅宅凡數百間夜深風雪三人堅扃外戶同就暖於邃密寢室中篝燈共飲沉醉以後偶剔燈滅三人間中相觸擊因而互

毆毆至半夜各困踣卧至曙則一人死焉其二人一曰戴符一曰七十五傷亦深重幸不死耳鞫訊時並云共毆致死論抵無怨至是夜昏黑之中覺有扭者卽相扭覺有毆者卽還毆不知誰扭我誰毆我亦不知我所扭爲誰所毆爲誰其傷之重輕與某傷爲某毆非惟二人不能知卽起死者問之亦斷不能知也旣一命不必二抵任官隨意指一人無不可者如必研訊爲某人卽三木嚴求亦不過妄供耳竟無如之何相持月餘會戴符病死藉以結案姚安公嘗曰此事坐罪起釁者亦可以成獄然核其情詞起釁者實不知誰鍛鍊而求更不如



隨意指也。迄今反覆追思，究不得一推鞠法。刑官豈易爲哉。

文安王岳方言其鄉有女巫能視鬼，嘗至一宦家私語其僕婦曰：某娘子牀前一女鬼，著慘綠衫，血漬胸臆，頸垂斷而不殊，反折其首，倒懸於背後，狀甚可怖。殆將病乎，俄而寒熱大作，僕婦以女巫言告，具楮錢酒食送之。頃刻而痊。余嘗謂風寒暑暘皆可作疾，何必定有鬼爲祟。一女巫曰：風寒暑暘之疾，其起也以漸而覺，其愈也以漸而減。鬼病則陡然而劇，陡然而止，以此爲別。歷歷不失也。此言似亦近理。

陳石閭言有舊家子，偕數客觀劇。九如樓飲方酣，忽一客中惡仆地，方扶掖灌救，突起坐，張目直視，先拊膺痛哭，責其子之冶遊，次齧齒握拳，數諸客之誘引詞色，俱厲勢若欲相搏噬。其子識是父語，聲蒲伏戰栗，殆無人色。諸客皆瑟縮潛遁，有踉蹌失足破額者。四坐莫不太息。此雍正甲寅事。石閭曾曰：擊之但不肯道其姓名耳。先師阿文勤公曰：人家不通賓客，則子弟不親士大夫。所見惟姬婢僮奴，有何好樣。人家賓客太廣，必有淫朋匪友，叅雜其間，狎昵濡染，貽子弟無窮之害。數十年來，歷歷驗所見聞，知公言真藥石也。

莫言訓其擇交  
然子弟既長成坐  
能時之監察之還  
存子弟之自擇耳

五軍塞王生言有田父夜守棗林見林外似有人影疑爲盜密伺之俄一人自東來問汝立此有何事其人曰吾就木時某在旁竊有幸詞銜之二十餘年矣今渠亦被攝吾在此待其縲縛過也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甲與乙有隙甲婦弗知也甲死婦議嫁乙厚幣娶焉三朝後其往謁兄嫂歸而迂道至甲墓對諸耕者饁者拍婦肩呼曰某甲識汝婦否耶婦恚欲觸樹衆方牽挽忽旋颺颯然塵沙眯目則夫婦已並似失魂矣扶回後倏迷倏醒竟終身不瘥外祖家老僕張才其至戚也親目睹之夫以直報怨聖人弗禁然已甚則聖人所不爲素

問曰亢則害家語曰滿則覆乙亢極滿極矣其及也固宜

僧所誦焰口經詞頗俚然聞其召魂施食諸梵咒則寔佛所傳余在烏魯木齊偶與同人論是事或然或否印房官奴白六故劇盜遣戍者也卒然曰是不誣也曩遇一大家放焰口欲伺其匆擾取事乃無隙可乘伏卧高樓簷角上俯見搖鈴誦咒時有黑影無數高可二三尺或踰垣入或由竇入往來搖漾凡無人處皆滿迨撒米時倏聚倏散倏前倏後如環繞攘奪併仰接俯拾之態亦彷彿依稀其色如輕烟其狀畧似人形但不辨五官

薩湘林將軍迎阿  
贈予一紙云是真  
本

四體耳然則鬼猶求食不信有之乎

後漢燉煌太守裴岑破呼衍王碑在巴里坤海子上關

帝祠中屯軍耕墾得之土中也其事不見後漢書然文

句古與字畫渾樸斷非後人所依託以僻在西域無人

摹搨石刻鋒棱猶完整乾隆庚寅遊擊劉存存此是其  
字其名

偶忘之武摹刻一木本洒火藥於上燒為斑駁絕似古

碑二本正傳於世賞鑒家率以舊石本為新新木本為

舊與之辨傲然弗信也以同時之物有目睹之人而真

偽顛倒尚如此況於千百年外哉易之象數詩之小序

春秋之三傳或親見聖人或去古未遠經師授受端緒

夫分明宋儒曰漢以前人皆不知吾以理知之也其類此

康熙十四年西洋貢獅館閣前輩多有賦詠相傳不久

即逸去其行如風已刻絕鎖午刻即出嘉峪關此齊東

語也

聖祖南巡由衛河

回鑾尚以船載此獅先外祖母曹太夫人曾於度帆樓

窺窺之其身如黃犬尾如虎而稍長面圓如人不似

他獸之狹削繫船頭將軍柱上縛一豕飼之豕在岸猶

號叫近船即噤不出聲及置獅前獅俯首一嗅已怖而

死臨解纜時忽一震吼聲如無數銅鉦斗然合擊外祖家廐馬十餘隔垣聞之皆戰栗伏櫪下船去移時尚不敢動信其爲百獸王矣獅初至時吏部侍郎阿公禮稗書爲當代顧陸曾橐筆對寫一圖筆意精妙舊藏博晰齋前輩家阿公手贈其祖者也後售於余嘗乞一賞鑒家題籤阿公原未署名以元代曾有獻獅事遂題曰元人獅子真形圖晰齋曰少宰丹青原不在元人下此賞鑒未爲謬也

乾隆庚辰戈芥舟前輩扶乩其仙自稱唐人張紫鸞將訪劉長卿於瀛洲島偕遊天姥或叩以事書一詩曰身

從異域來時見瀛洲島日落晚風涼一雁入雲香隱示以鴻冥物外不預人世之是非也芥舟與論詩卽欣然酬答以所遊名勝破石崖天姥峯廬山聯句三篇而去芥舟時修獻縣志因附錄志末其破石崖一篇前爲五言律詩八韻對偶聲病俱諧第九韻以下忽作鮑參軍行路難李太白蜀道難體唐三百年詩人無此體裁殊不入格其以東冬庚青四韻通押仿昌黎此日足可惜詩以穿鼻聲七韻爲一部例又似稍讀古書者蓋畧涉文翰之鬼僞託唐人也

河城在縣東十五里隋樂壽縣故城也

西村民掘地得一鏡廣丈餘已

觸碎其半見者人持一片去置室中每夕吐光凡數家皆然是亦王度神鏡應月盈虧之類但殘破之餘尚能如是更異耳或疑鏡何以如此之大余謂此必河間王宮殿中物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中有大方鏡廣丈餘過之輒寫人影是晉代猶沿此制也

乾隆己卯庚辰間獻縣掘得唐張君平墓誌大中七年明經劉伸撰字畫尙可觀文殊鄙俚余拓示李廉衣前輩曰公謂古人事勝今人此非唐文耶天下率以各相耀耳如核其實善筆札者必稱晉其時亦必有極拙之字善吟詠者必稱唐其時亦必有極惡之詩非晉之

厮役皆義獻唐之屠沽皆李杜也西子東家實爲一姓盜跖柳下乃是同胞豈能美則俱美賢則俱賢耶賞鑒冢得一宋研雖滑不受墨亦寶若球圖得一漢印雖繆不成文亦珍逾珠璧問何所取曰取其古耳東坡詩曰嗜好與俗殊酸鹹斯之謂歟

交河老儒劉君琢名璞素謹厚以長者稱在余家設帳二十餘年從兄懋園坦居從弟東白義輪皆其弟子也嘗自河間歲試歸中途遇雨借宿民家主人曰家惟有屋兩楹尙可棲止然素有魅不知狐與鬼也君能不具則請解裝不得已宿焉滅燭以後承塵上轟轟震響如

怒馬奔騰君琢起著衣冠長揖仰祝曰偃蹇寒儒偶然  
宿此欲禍我耶我非君讐欲戲我耶與君素不狎昵欲  
逐我耶今夜必不能行明朝亦必不能住何必多此擾  
攘耶俄聞承塵上似老媪語曰客言殊有理爾輩勿太  
造次聞足音橐橐然向西北隅去頃刻寂然矣君琢嘗  
以告門人曰遇意外之橫逆平心靜氣或有解時當時  
如怒詈之未必不拋磚擲瓦又劉景南嘗餽一寓遷入  
之夕大爲狐擾景南訶之曰我自出錢租宅汝何得鳩  
佔鵲巢狐厲聲答曰使君先居此我續來爭則曲在我  
我居此宅五六十年誰不知者君何處不可租宅而必

來共住是恃氣相凌也我安肯讓君景南次日遂移去  
何勵菴先生曰君琢所遇之狐能爲理屈景南所遇之  
狐能以理屈人先兄晴湖曰屈狐易能屈於狐難

道家有太陰煉形法葬數百年期滿則復生此但有是  
說未睹斯事古以水銀斂者尸不朽則鑿然有之董曲  
江曰凡罪應戮尸者雖葬多年尸不朽呂留良焚骨時  
開其棺貌如生刃之尚有微血蓋鬼神留使伏誅也某  
人是曲江之親族當時舉其字今忘之矣時官浙江奉檄蒞其事親自擊  
之然此類皆不爲祟其爲祟者曰僵尸僵尸有二其一  
新死未斂者忽躍起搏人其一久葬不腐者變形如魘

魅夜或出遊逢人卽攫或曰旱魃卽此莫能詳也夫人死則形神離矣謂神不附形安能有知覺運動謂神仍附形是復生矣何又不爲人而爲妖且新死尸厥者並其父母子女或抱持不釋十指抉入肌骨使無知何以能踊躍使有知何以一息纔絕卽不識其所親是殆別有邪物憑之戾氣感之而非游魂之爲變歟袁子才前輩新齊諧載南昌士人行尸夜見其友事始而祈請繼而感激繼而悽戀繼而忽變形搏噬謂人之魂善而魄惡人之魂靈而魄愚其始來也一靈不泯魄附魂以行其旣去也心事旣畢魂一散而魄滯魂在則爲人也魂

去則非其人也世之移尸走影皆魄爲之惟有道之人爲能制魄語亦鑿鑿有精理然管窺之見終疑其別有故也

任子田言其鄉有人夜行月下見墓道松柏間有兩人並坐一男子年約十六七韶秀可念一婦人白髮垂項佝僂攜杖似七八十以上人倚肩笑語意若甚相悅竊訝何物淫姬乃與少年見狎暱行稍近冉冉而滅次日詢是誰家冢始知某早年夭折其婦孀守五十餘年歿而合窆於是也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情之至也禮曰殷人之祔也離之周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聖人通幽

明之禮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又烏知禮意哉

族姪肇先言有書生讀書僧寺遇放焰口見其威儀整肅指揮號令若可驅役鬼神喟然曰冥司之敬彼教乃過於儒燈影朦朧間一叟在旁語曰經綸宇宙惟賴聖賢彼仙佛特以神道補所不及耳故冥司之重聖賢在仙佛上然所重者真聖賢若偽聖偽賢則陰干天怒罪亦在偽仙偽佛上古風淳樸此類差稀四五百年以來纍囚日衆已別增一獄矣蓋釋道之徒不過巧陳罪福誘人施捨自妖黨聚徒謀爲不軌外其偽稱我仙我佛

者千萬中無一儒則自命聖賢者比比皆是民聽可惑神理難誣是以生擁臯比歿沉阿鼻以其貽害人心爲聖賢所惡故也書生駭愕問此地府事公何由知一彈指間已無所睹矣

甲乙有夙怨乙日夜謀傾甲甲知之乃陰使其黨某以他途入乙家凡爲乙謀皆算無遺策凡乙有所爲皆以甲財密助其費費省而功倍越一兩歲大見信素所倚任者皆退聽乃乘間說乙曰甲昔陰調我婦諱弗敢言然銜之寔次骨以力弗敵弗敢嬰聞君亦有讐於甲故效犬馬於門下所以盡心於君者固以報知遇亦爲是



謀也今有隙可抵盍圖之乙大喜過望出多金使謀甲某乃以乙金爲甲行賂無所不曲到寔旣成偽造甲惡迹及證佐姓名以報乙使具牒比庭鞫則事皆子虛烏有證佐亦莫不倒戈遂一敗塗地坐誣論戍憤恚甚以暱某久平生陰事皆在其手不敢再舉竟氣結死死時誓愬於地下然越數十年卒無報論者謂難端發自乙甲勢不兩立乃鋌而走險不過自救之兵其罪不在甲某本爲甲反問各忠其所事於乙不爲負心亦不能甚加以罪故鬼神弗理也此事在康熙末年越絕書載子贛謂越王曰夫有謀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危也豈不

信哉

里人范鴻禧與一狐友暱狐善飲范亦善飲約爲兄弟恒相對醉眠忽久不至一日過於林田中問何忽見棄狐掉頭曰親兄弟尙相殘何有於義兄弟耶不顧而去蓋范方與弟訟也楊鐵厓白頭吟曰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與此狐所見正同獻縣捕役樊長與其侶捕一劇盜盜跳免繫其婦於官店捕役拷盜之所謂之官店寔其私居也其侶擁之調謔婦畏箠楚噤不敢動惟俛首飲泣已緩結矣長突見之怒曰誰無婦女誰能保婦女不遭患難落人手汝敢如是吾此刻卽鳴

今其後人官京師者尚居之

官其侶惛而止時雍正四年七月十七日戌刻也長女嫁為農家婦是夜為盜所劫已褌衣反縛垂欲受污亦為一盜呵而止寔在子刻中間僅僅隔一亥刻耳次日長聞報仰面視天古橋不能下也

裘文達公賜第在宣武門內石虎衝衝文達之前為右翼宗學宗學之前為吳額駙府吳額駙之前為前明大學士周延儒第閱年既久又窳窳闕深故不免時有變怪然不為人害也廳事西小屋兩楹曰好春軒為文達燕見賓客地北壁一門又橫通小屋兩楹僮僕夜宿其中睡後多為魅昇出不知是鬼是狐故無敢下榻其中

者琴師錢生獨不畏亦竟無他異錢面有癩風狀極老醜蔣春農戲曰是尊容更勝於鬼鬼怖而逃耳一日鍵戶外出歸而凡上得一兩纓帽製作絕佳新如未試互相傳視莫不駭笑由此知是狐非鬼然無敢取者錢生曰老病龍鍾多逢厭賤自司空以外文達公時為工部尚書憐念者曾不數人我冠誠敝此狐哀我貧也欣然取著狐亦不復攝去其果贈錢生耶贈錢生者又何意耶斯真不可解矣

嘗與杜少司寇凝臺同宿南石槽聞兩家轎夫相語曰昨日怪事我表兄朱某在海淀為人守墓因入城未返

其妻獨宿聞園中樹下有鬪聲破窗紙竊窺見二人攘臂奮擊一老翁舉杖隔之不能止俄相搏仆地並現形為狐跳踉擺撥觸老翁亦仆老翁蹶起一手按一狐呼曰逆子不孝朱五嫂可助我朱伏不敢出老翁頓足曰當訴諸土神恨恨而散次夜聞滿園銀鐺聲似有所搜捕覺几上瓦瓶似微動怪而視之瓶中小語曰乞勿言當報恩朱怒曰父母恩且不肯報何有於我舉瓶擲門外碑跌上旬然而碎卽聞噉噉有聲意其就執矣一轎夫曰鬪觸父母倒是何大事乃至爲土神捕捉殊可怖也凝臺顧余笑曰非轎夫不能作此言

里有張媼自云嘗爲走無常今告免矣昔到陰府曾問冥吏事佛有益否吏曰佛祇是勸人爲善爲善自受福非佛降福也若供養求佛降福則廉吏尙不受賂曾佛受賂乎又問懺悔有益否吏曰懺悔須勇猛精進力補前愆今人懺悔祇是自首求免罪又安有益耶此語非巫者所肯言似有所受之

其妻獨宿聞園中樹下有鬪聲破窻紙竊窺見二人攘  
 臂奮擊一老翁舉杖隔之不能止俄相搏仆地並現形  
 為狐跳踉推接觸老翁亦仆老翁蹶起一手按一狐呼  
 曰逆子不孝朱五嫂可助我朱伏不敢出老翁頓足曰  
 巫青根肯言以何受之夜聞滿園銀鏗聲似有所搜  
 前愆令人懣懣殊景自首朱免罪又吏有盜取此語非  
 受額平又問懣懣有盜否吏曰懣懣更懣懣更懣懣更  
 非懣懣懣也苦於養求懣懣懣懣俱懣吏尚不受額會  
 冥吏事懣懣有盜否吏曰懣懣是懣人為善為善自受  
 里自懣懣自云嘗為去無常今苦矣矣昔陰劍亦曾問



